

音系推測研究法：由李方桂先生 擬構上古*_o 元音及周法高師中古 重紐研究的幾個問題談到諧聲時代 上古音之分五十四部

-此文為緬懷恩師周法高先百年冥誕而作-

余迺永*

【提要】

中古韻圖同攝排列的《切韻》一等，二等及三等諸韻皆會出現重韻而四等韻祇見獨韻，但三等韻在重韻之外，還再分雙唇音不變輕唇和雙唇音變輕唇兩種。此中雙唇音不變輕唇的一種，其雙唇音，喉音和牙音三類聲母各有兩組分置於韻圖的三等與四等者謂之重紐。四等韻與同攝的重紐三等韻在相隨的韻圖出現互補。

如果相信中古韻圖以元音的高低序列一等，二等及四等，其三等則以帶介音-j-者置於三等和帶介音-i-置於四等作為區分。足以推斷同攝及同等的重韻，其分別在於主要元音的長短。因為韻書的分韻原則是：凡同韻諸字，其韻母的主要元音一致而祇容許介音的不同，又根據高長元音可以分裂為上昇複元音-iv〔即介音+非高長主要元音〕的音變條件。則三等韻置於韻圖四等的重紐-i-介音韻類，必來自長高 i 元音的分裂，故在中古分裂時與同主要元

* 加拿大中文學院教授

音的-j-介音韻類成為《切韻》重紐三等韻。結果在中古祇餘短高 i 元音的四等獨韻與一等，二等及三等各個短元音韻類同圖，而由長高 i 元音分裂者仍與各等的長元音韻類並列。例如《韻鏡》外轉第 39〈一覃，二咸，三鹽，四添〉與外轉第 40〈一談，二銜，三嚴，四鹽〉。

重紐和重韻俱可在上古同部所包中古一等至四等的韻類編排中出現對比及有相異的諧聲序列。但近人根據《詩經》押韻辨析的上古音韻部，可以就重紐的分佈，由清代段玉裁的 17 部細分至近代的 31 部。卻無視於中古重韻在上古同部中的對比及重韻亦如重紐之有相異的諧聲序列。這是一則由於過去的中古音研究未能確立重韻的音位分別；二則尚未充分應用漢藏語研究的成果，以致現代研究中古音的學者尚多糾結於《切韻》是否代表一時一地之音的爭辯。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研究和用 *ə 元音擬測的上古音韻部四元音系統，足以完滿理順《詩經》押韻和重紐在上古音韻部的大體析別，然而要辨析上古音同部的中古重韻問題，似乎需改用 a, e, i, o, u 五元音，才能解釋諧聲時期的上古音架構。至於周法高先生的中古音重紐研究同樣忽視重韻的問題，其上古音研究自然也不會逾越《詩》韻時期的上古音，也因忽略探討《切韻》的重紐與重韻的互補情況，故終於由重紐切上字互不相侔而認定當中音素是二者喉牙唇聲母有顎化差別，從音理而言，實質是同意中古的介音有 -i- 和 -j- 兩類，也就是趙元任先生指出中古三等韻與非三等韻何以切上字另成一類，乃切上下字有共趨介音和諧的說法，《切韻》界別重紐，其切上下字若非力求和諧，不足以達乎“摭選精切，除削疏緩”也。

關鍵詞：諧聲時期上古音《切韻》重韻 《詩》韻時期上古音 中古韻圖的《切韻》重韻與重紐反切 諧聲時期上古音系的韻部

一、前言

「詩韻」和「諧聲」是研究上古音的兩大基柱，然自段玉段的古韻 17 部已不無通韻，後人之能再分，早有賴於「詩韻」和「諧聲」出現於中古韻類的歸屬，不徒驗之於「詩韻」與「諧聲」而已。特法則尙未明確，惟憑少數學者個人的苦心孤詣，以至今日古韻之分，似再難一新清儒拓展的領域。

語言基體結構（即音系基礎）渾然天成，非人力足以左右。醫學未有生物遺傳基因（DNA）測試之前，語言學家可以根據語言結構判斷遠古人類的遷移與聚居於某地，並由此推知其與相鄰各個部族間的親疏關係。是以由「詩韻」與諧聲的系聯而推知各個上古韻部的中古韻類序列，正即音系各個元音音節的自然組合。掌握其中組合的條理，足以探索許合前人未知的古音訊息。心繫「詩韻」與諧聲的條例而不受其約束，反可從其交叉分佈的各個韻類序列，藉音理追蹤此中的音變訊息。故眩惑古人之星火，反係今日之明燈。再者，依非線性的歷史語音學研究而言，諧聲雖早於「詩韻」，但其時間的跨越度較「詩韻」為長，「詩韻」亦難免滲入方言及文學因素，故應視「詩韻」31 部乃兩周詩人用韻通押表，而就音系結構析出的諧聲上古音 54 部，乃上古音韻母表。兩者既無必然的先後關係，故爾同世足可共存。

李方桂先生是上古音研究的一代宗師，周法高師是終身研究中古重紐學說的第一人。作者有幸得聆兩位先生教益，藉周師冥誕百年，緩著茲篇用誌永懷之忱。

二、李方桂先生上古音擬構*_o 元音的幾個問題

上古音研究自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據諧聲字譜立古韻 17 部的〈六書音韻表〉開始，由於諧聲出現在中古《切韻》韻類的分佈與《詩經》不謀而合，從此上古音研究不特因為素材的大增使韻部內容及分部得以修正，還可藉此得以辨別部與部間的疏密關係，再行析別那些雖近似而實則可分的韻部。如段氏之分〈真文〉，孔廣森之分〈東冬〉。江有誥初亦不信，及「細細繹之」，〈真〉與〈耕〉通用為多。〈文〉與〈元〉合用較廣，此〈真，文〉之界限也。

〈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通，此〈東〉，〈冬〉之界限也。

李方桂先生同樣根據詩韻和諧聲，在 1931 年寫了一篇上古音經典之作，論〈切韻 â 的來源〉，提到〈談：覃，盍：合，泰：哈，寒：痕，曷：沒，唐：登，鐸：德〉七對《切韻》韻目，每對之前者來自上古*â 元音，後者來自上古*ə 元音。

這是一篇有導向性的著作，故李方桂先生 1932 年〈論東，冬，屋，沃之上古音〉贊成孔廣森而反對高本漢於《詩》韻擬音的不辨〈東〉，〈冬〉。理由可概括為：《切韻》的〈東韻〉有見於韻圖的一等和三等兩類韻母。但《詩》韻以〈冬一〉與〈東三〉押韻，而〈東一〉則與〈鍾三〉及〈江二〉押韻。與之相配的入聲和陽聲的韻類同樣如此，其諧聲也罕見例外。又〈冬一〉與〈東三〉有與收-m 韻尾的〈覃〉與〈侵〉押韻，而〈東一〉及〈鍾三〉則無之。則二者元音必有不同。故擬上古〈冬〉部主要元音為*u，〈東〉部主要元音為*o（註：本文引李先生諸論見其 2012 年北京版全集之 1〈漢藏語論文集〉）。

李方桂先生 1971 年的《上古音研究》以〈歌，元，祭，談，葉，陽，魚，宵〉等八部（註：李先生主張陰聲韻類與陽聲韻類同部。）用*â 元音，〈文，微，蒸，之，幽，中（即冬部），侵，緝〉八部用*ə 元音，〈真，脂，耕，佳〉四部用*i 元音，〈東，侯〉兩部用*u 元音。故〈冬〉與〈東〉的分別仍是*ə 與*â。

李先生用*ə 解釋音變，此卓識源自印歐語的 ə 在拉丁，希臘，日耳曼等語皆可變成 â。又 ə 作為央元音，舌位幾乎可由之滑向任何一個元音，ə 元音的前後並得以連接上古漢語的任一輔音，介音和韻尾：C(r)(j)(i)_C（註：李書頁 166）正好解釋上述〈文，微，蒸，之，幽，中，侵，緝〉等八部中古出現的元音*â，在《詩經》和諧聲與中古含有 ə，i，u 等元音的字，經常押韻及相互諧聲的原因。不過*ə 元音的擬構，使李先生音系的「詩韻」24 部中佔了 8 部，並且仍免不了加上*iə、*ia 和*ua 三個複元音，結果是：

*ə 元音的出現如*â 元音之可帶有舌尖，舌根，圓唇舌根及雙唇鼻音各類陰聲，入聲和陽聲輔音韻尾，而*i 元音祇有收舌尖輔音韻尾的〈脂質真〉和收舌根輔音韻尾的〈佳錫耕〉。*u 元音僅剩收舌根輔音韻尾的〈侯屋東〉。試看下圖（每組但列陰聲韻部的韻尾音標）：

i	u
*-d 〈脂真〉, -*g 〈佳耕〉	*-g 〈侯東〉
ə	
*-r, *-d 〈微文〉, *-g 〈之蒸〉, *-p 〈緝侵〉, *-gw 〈幽中〉	
â	
*-r 〈歌〉, *-d 〈祭元〉, *-g 〈魚陽〉, *-p 〈葉談〉, *-gw 〈宵〉	

粗字系列是同時具有中古一、二、三及四等韻的韻部，*i 元音的〈真脂〉及〈耕佳〉祇有中古的二、三及四等。祇有一、二及三等的韻部是*u 元音的〈東侯〉，*ə 元音的〈蒸之〉及*â 元音的〈陽魚〉。上古的*r 和*j 兩個介音，其中*r 介音失落前會影響聲母並促使元音央化 centralization 成爲中古的二等韻，*j 介音則會顎化或同化音節的聲母及元音成爲中古的三等韻。中古四等來自無介音的 i 元音韻類，一等來自無介音的其他元音韻類。是即上古音各個韻部最基本的結構方式。

元音*ə 及*â 具足中古一至四等韻類的韻部，遇元音爲*ə 的中古四等韻字用*ie，元音爲*â 的中古四等韻字用*ia。李先生又有見於舌尖韻尾的〈祭元〉部內有合口的喉牙唇字，故謂之超上古時期，也許是諧聲字出現時期的*u 元音，在《詩》韻時代已分列爲*uâ，正好解決*u 元音何以獨欠收舌尖韻尾韻類的問題。

唇音字開合不對比，合口喉牙字則主要來自上古的圓唇舌根音聲母，此所以惟獨出現在〈祭元〉，的合口舌齒字由*u 元音分裂而來。現代廣州話也是祇有圓唇舌根音聲母而無所謂合口呼的。前論〈切韻 â 的來源〉之議〈談〉與〈覃〉兩組乃元音 â 與 ə 的對比。現代廣州話仍以〈談盍泰寒曷唐鐸〉7 部讀長元音 â：，〈覃合哈痕沒登德〉7 部讀短元音 â。李先生童年生活在廣州，對上古音的研究必有所啓發。

將圓唇舌根音聲母也用之於〈幽中〉及〈宵〉諸部的韻尾，是李先生上古音研究的又一卓識。隨之擬上古陰聲韻部收-d, -g, -b 的韻尾以解釋陰聲與入聲的通押，自是順理成章。將合口有舌齒字的韻類*uât←**ut，*uân←**un 委之於諧聲時代，無疑說後代韻母的合口呼俱是後起的。又從《切韻》的合口喉牙字尙足以具體顯示來自上古的圓唇舌根音聲母，加上〈唐韻〉天寶本之後始見〈真，諄（舉平以賅上去，下同）〉開合之分於〈真韻〉，〈寒，桓〉開

合之分於〈寒韻〉，〈歌，戈〉開合之分於〈歌韻〉。加上晚唐的《韻鏡》也不過分開合二呼，故現代普通話韻母開齊合撮四呼的出現，至早不會在宋代之前。

由韻母四呼出現年代的問題，甚且要檢視上古音**iə*及**iâ*兩個開口複元音應否存在？李先生的**iə*原為上古韻部**ə*元音韻類所包中古韻目的三等韻重紐四等及四等韻而擬構。其**iâ*則為上古韻部**â*元音韻類所包中古韻目的二等重韻，三等韻重紐四等及四等韻而擬構。再看前擬的***u*元音之變為**uâ*韻類。則此**iə*及**iâ*兩個開口複元音，又是在更古的年代從那裏衍生而來的呢？

綜觀上古**i*，元音全數的〈脂真〉與〈佳耕〉諸部無中古的一等韻，**â*元音當中的〈歌〉，〈魚陽〉諸部無中古的四等韻。經已有足夠的理由質疑「詩韻」的 22 部，凡同部有中古的一至四等的韻類者，很可能來自上古***i*元音與***â*元音的組合。因為如果認同《切韻》的開口一等來自低元音韻類，相對的四等來自高元音韻類，上古高元音分裂為上升的假性二合複元音，加上**r*及**j*兩個介音施之於元音的影響，分別來自高元音和低元音的兩系韻類才會在上古同部出現。而這種變化在《詩經》年代經早已有之，故清人的系聯祇能有 22 部，溯之於諧聲時期，或稱之為諧聲構詞年代，具體的諧聲字當日可能尚未寫定，故古韻分部絕對不止於 22 部。如果不因此二分而悉為之擬音，無異將開口舌位的各個不同元音，即低元音 *â* 的一等韻，中元音 *e* 的二等韻至高元音 *i* 的四等韻悉數委之於來自上古同部的某一元音，是真非央元音 *ə* 無法扛此大任，也是不可不用**iə*及**iâ*兩個複元音以擬構同部的中古四等韻之原因。

李先生**ə*元音的擬構在上古〈微部〉還有另一問題。因為〈微部〉字開口呼除去少數例外，幾乎沒有舌尖音聲母的字，而合口呼反常有舌尖音聲母的字“故”疑心這類合口呼是後起的，如卒**tsət* > *tsuət*，突**dət* > *duət*等，帥**srjət*。**srjrdh̄* > *sjuet*，*swi*等。換言之，在兩個舌尖音之間的**ə*變為 *uə*或 *wə*這個情況也見於〈文部〉字（李書 2012 之頁 138）。

余按就音理而言，謂在兩個舌尖音之間的**uə*變為 *ə*，反較可信。例如《廣韻》沒韻當沒切有咄字，解「呵責也。」黃錫凌《粵音韻彙》廣州話讀 *toet*，但口語讀 *tât*。

再者，從〈上古音韻表〉可以在〈微，文〉兩部的開口和合口同樣有大批的舌齒字，而且這批舌齒字還一起出現在中古《切韻》的三等〈脂，真〉韻系，

保持開合對比，絕非少數例外。所以最佳辦法是爲〈微文〉多擬一個圓唇元音的來源。李先生在**â* 元音〈祭月元〉三部圓唇舌齒字內找出***u*→**uâ* 的韻類。則〈微，文〉兩部的中古開口來自諧聲時期的***e* 元音，其合口可來自***o* 元音。***or* 及***on* 韻類在《詩經》年代分裂爲**uer* 及**uen*，於是與**en* 韻類合組成《詩》韻的〈微文〉部。

李先生精於音理，治學嚴謹，《上古音研究》是一本用歷史語言學的擬音法，綜括清人「詩韻」及諧聲成果的傑作。然則李先生何以不爲〈微文〉兩部再分出一組**o* 元音呢？此又牽涉所擬韻系的組合問題。因爲倘立**o* 元音，則收舌尖音韻尾之〈微文〉以外，收舌根音韻尾的〈之蒸〉兩部及收唇音韻尾的〈緝侵〉兩部，又能否如此析出？此其一。新析的韻類能否找到〈《詩》韻及諧聲分野的證據？此其二。音系架構上有圓唇的 *o*，似乎必需有展唇的 *e*，所以改 *e* 爲 *e*，會引起更多的音系結構問題。此其三。第四點最重要，即分韻是有音變條件的，而出現這些音變條件的論據，在那裡才可以找到呢？

余按：分韻的條件正具體呈現在上古韻部自身所包的各個中古韻類序列，亦即段玉裁之謂「一聲可諧萬字，萬字而必同部」的契機。段氏終生砥礪《說文》諧聲，再據「詩韻」著成〈六書音韻表〉。然後能說此千鈞一髮。江有誥經段玉裁指點而後始得以默察〈東，冬〉之分野〔註：見段氏〈答江晉三論韻書〉〕。故祇要系聯諧聲及「詩韻」押韻的方法正確，則足以推知各個上古韻部的中古韻類序列，而此韻類序列亦即上古音系各個元音音節的自然組合。清人未有現代歷史語言學的擬構方法，惟憑諧聲及「詩韻」的系聯，然後觀察部與部間的是否通押，乃得至今尚能卓立的上古音 22 部，固可謂識力驚人。實則由清人感悟部與部間之關係而以之二分，已埋下今日可於部內韻類再予分拆的訊息，如若不信，試將〈東，中〉二部重新揉合，自是一目了然。試看上古音〈東〉部和〈中〉部的中古韻類是：

〈中部〉：**ong*→*uong*〈冬一〉，**rong*→*ong*〈江二。〉及**jong*→*jung*〈東三〉。

〈東部〉：**ung*→*ung*〈東一〉，**rung*→*ong*〈江二〉及**jung*→*juong*〈鍾三〉。

兩部如重新合成一個上古韻部，就會出現對立的兩個中古一等韻和兩個三等韻，也足見上古〈中〉與〈東〉兩部之難辨，正顯示在中古〈東三〉及〈鍾

三)與。〈冬一〉及〈東一〉的交叉糾葛，而兩部的中古二等又同時匯聚於〈江韻〉。

總之，李先生之論上古有*ə 元音，主要指出：如果限定古韻同部的各個中古韻類原來只有一個共同的主要元音，則上古的*-r，*-d〈微文〉，*-g〈之蒸〉，*-p〈緝侵〉及*-gw〈幽中〉諸部的主要元音應該是央元音 ə，否則就很難解釋各部的中古韻類，其元音包括高元音 i，中元音 e 及低元音 â 的字，而這些字在上古卻可以相互押韻或諧聲。這是不得不使用央元音 ə 原因，也因此而淹沒了許多上古漢語適可與古藏語對應的古漢藏語問題。例如古藏文的元音有 i, e, â, o, u 五個。而李先生之 ə 元音正好分之為 e 與 o 二類。

再者。按唇音字的開合不對比。〈之蒸〉兩部在諧聲時期是否有展唇與圓唇兩組韻類，也祇能就其唇音字於中古的展唇元音〈哈德登〉韻類之外，另出一組見於中古圓唇元音的〈尤屋東〉諸韻，始得偵知〈之蒸〉兩部在諧聲時代應有展唇元音及圓唇元音兩組。這是圓唇元音的唇音字做成的撮唇勢 Pw 之故。中古同韻的唇音仍是開合口不對比的，但圓唇元音韻類的唇音字會置之於合口，例如〈微〉韻。另詳下文 F. (1) 〈之職蒸〉三部。

至於「詩韻」的〈緝侵〉兩部在諧聲時代有展唇與圓唇兩個元音韻類更難捕足。唯一的線索是〈緝部〉出現兩個中古重紐 Â1 類三等韻。〈侵部〉有唇音字進入中古圓唇元音韻類，且其-m 韻尾異化為-ng，故讀入〈東韻〉者如風字。可見唇音字是圓唇元音失落前的最後一個堡壘。而收圓唇舌根音韻尾的〈幽中〉兩部本排斥圓唇元音，致使李先生雖知〈微文〉可能有展唇與圓唇兩個元音亦未之顧。殊為可惜。

三、周法高師中古重紐研究與中古各等韻類於上古音的組合問題

研究上古音要先詳細分析中古音韻類，道理易明而其實甚難處置。因為中古音系的架構至今尚有許多爭議。但前賢的擇善固執必有其原因，後進循之而不泥其說，則反於此中可得深刻的啓發。李先生上古的*ə 元音說是由 1931 年〈切韻 â 的來源〉至 1973 年的〈上古音*ə 的演變〉，乃至 1983 年的《上古音》，仍堅持 51 年前的論點。（李先生書 2012 之頁 3-172）。

周法高師 1945 年〈廣韻重紐的研究〉至 1988 年的〈隋唐五代宋初重紐反切研究〉。中古重紐也是周師終生鑽研了 43 年的議題。其中關於中古重紐至上古音的研究主要有 1968 年的〈論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第 2 卷第 1 期（頁 109-176））。據多年研究中古三等韻重紐的心得，將三等韻雙唇音不變唇齒音的重紐三等韻之置於四等者稱 \hat{A} 類，重紐之置於三等者為 B 類，其他雙唇音變唇齒音的三等韻為 C 類。又重紐有同韻與不同韻兩種。同韻者如《切韻》的〈真韻〉謂之 $\hat{A}1$ 與 B1 兩類。不同韻惟於《韻鏡》並列如重紐者，謂之 $\hat{A}2$ 與 B2 兩類。如〈清 $\hat{A}2$ 〉與〈庚 B2〉。三等韻的雙唇音不變唇齒音且五音具足自成一韻者亦謂之 B2 類，如〈蒸韻〉。

1969 年的〈論上古音和切韻音〉（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學報》第 3 卷第 2 期（頁 321-457））及 1972 年的〈上古漢語和漢藏語〉。（《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學報》第 5 卷第 1 期（頁 159-244））。所擬上古音系的元音祇有 *e, *ə 及 *â 三個音位，雖簡化李先生的 *i 元音，但較李生多了一個四等的 *-e-介音。

周師 43 年琢而不捨的中古重紐研究，目的在探求重紐 \hat{A} 與 B 兩類於音節中的音素分別。70 年代之前的說法是主要元音不同，但此說抵觸向來謂同韻的各個韻類，其主要元音必然相同的立韻基礎。80 年代之後在臺中東海大學任教，於指導學生繫聯中古韻書時，發現隋唐至宋初的重紐 A 與 B 兩類的反切上字皆以同類相切而互不相牟，於是將重紐兩類的分別改而指向聲母。（1988.12.29-31 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之頁 85-110）。

余按中古重紐之別應在介音（見余書 1985 年）。周師所據以論定的重紐切上字的各自歸類，正足作為論證二者分別在於介音的註釋。因為反切的切上字與切下字在三等韻與非三等韻之間本來就有各自歸類的趨勢。撰作韻書的人是純任當時口耳所講及所聞以拼寫反切的，所以在不別重紐的三等韻，也會偶而出現用非三等的切下字拼寫三等韻類的例外反切。如《廣韻》的〈東韻〉敷空切豐字，又〈送韻〉馮貢切鳳字。兩字的韻母 j 介音皆由專責於聲母的切上字負責而非委之於專責於韻母的切下字，但由隋至宋的歷代韻書不以為誤，因為介音夾在音節中間，且〈東韻〉又不具重紐，可見三等韻切上字兼表介音，而切下字祇要不是與切上字的介音有別，則取用同韻的非三等字作為切下字是

不成問題的。反之則絕不相容。因為同韻重紐的聲母與主要元音及韻尾無異，介音已是音節的唯一分別，如果此處的切上字與切下字不相牟，則本字讀如 A 類抑為 B 類會即時發生衝突。何況從切上字可兼負介音之責，又三等韻與非三等韻之間的切上字也與切下字共趨一致的情況判斷，中古音正係從非元音性介音的音系結構（如現代廣州話）遞變為兼有元音性介音的語言（現代普通話的介音已經發展到介音必然是元音性的四呼音系），亦即是在音系中已普遍出現複元音，尤其是音節中的上升複元音經已剛好底定的階段。對於當日尚處於過渡期的其他仍屬於雅言系統的次方言，《切韻》系書的反切是有正音作用的，此所以《切韻》成書能夠得到時俗共重，推為典則。

周師晚年定重紐之別在於聲母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不想為中古三等韻的 i 介音之外，再擬構一個輔音性的介音 j。也沒有採用李先生於中古重紐的 A 類用 -ji-，而 B 類用 -j- 的寫法，而祇將 ji 與 i 作為中古重紐 A 與 B 的上古介音，又 j 則作為中古 C 與 D 兩類的上古介音。

按中古雙唇音字後世變唇齒音的三等韻，周師謂之 C 類者，其實也有兩組。一組是聲母五音具足，如重紐的 A 類。另一組祇有喉牙唇字的，如重紐的 B 類。這兩組的字在上古韻部的組合也絕不相同，故宜比照重紐之稱五音具足者為 C 類，祇有喉牙唇字的稱為 D 類。C 類在上古可以單見於韻部。例如中古三等的〈虞，屋，東〉諸韻，可單見於〈侯屋東〉三部。而中古三等韻的 D 類上古必與重紐三等韻的 B1 類同部，如中古 D 類的〈嚴月元〉諸韻與〈祭薛仙〉的 B1 類重紐，並見於上古〈祭月元〉三部。如果僅將中古雙唇音字後世變唇齒音的三等韻悉謂之 C 類，就無法察覺 C 與 D 兩類在上古音的不同組合。也不會知道三等韻的 C 類只見於收舌根音韻尾的韻類，而 D 類只有收舌尖音韻尾和收雙唇音韻尾的韻類，兼之 D 類三等韻在「詩韻」必與重紐三等韻同部，而 C 類三等韻是可以獨立出現的。中古三等韻是分析《切韻》音系第一個最棘手的問題，細分之後才會發現各個韻類在上古音系皆有不同的組合。人類語言的奧密真可謂之嘆為觀止。

中古重紐的 A 類或 B 類也可單獨見於上古韻部，如果相信上古音每部祇容許零介音外，另有介音的 *-r-、*-j- 及 *-l-（詳下文 D.）各一組韻類，則「詩韻」的韻部同時出現多於上述任何一組的中古韻類，除非經考證而得以刪削，皆顯示有來自諧聲時代的不同元音。

余迺永 1980 年〈兩周金文音系考〉初分古韻爲 35 部，隨之 3 年連續所寫的論文，俱證〈切韻〉音系在《韻鏡》雖序列一至四各等，其列三等者實爲同圖的一等，二等或四等之帶 j 介音韻類。例如同圖的〈東韻〉的一等與三等，〈庚韻〉的二等與三等及〈真韻〉三等重紐的兩類之並列三等與四等。今訂三等韻之重紐列四等者爲 A 類，重紐列三等爲者 B 類。又根據中古韻圖內轉與外轉各等韻類的排列，可依此推論當中的元音音位，上古至中古韻系的元音高與低之析別特徵（feature）爲：展唇前元音應分高中低三層，而圓唇後元音祇需要高與低二分。

余迺永 2007 年據中古韻圖的重韻序列及廣州話音系的 â 元音韻類有長短對比，推論〈由切韻韻母元音長短配對轉易爲韻鏡等呼的音系變化說〉，認爲《切韻》音系由 â : â , e : e , i : i , u : u , o : o 五對長短元音組合而成，始足以解釋《韻鏡》出現的重韻與重紐的關係。又由於重韻祇見於一二三等惟獨缺四等，而三等韻重紐之重紐三等與重紐四等的出現，重四（簡稱 A 類）正位於與重三（簡稱 B 類）同列相對的另一轉各等韻類之下，例如《韻鏡》外轉第 39 圖列〈覃，咸，鹽 B，添〉，相對的外轉見第 40 圖則列〈談，銜，嚴，鹽 A〉。如果同意《韻鏡》四等韻類的主要元音是展唇前高元音 i : 與 i , 其中長元音 i 的舌位因徵性較鬆而較易於滑動，致元音分裂爲假性的上升二合元音（指此種元音組合的音位長度相當於同一語言中的長元音。換言之，長元音始具備分裂爲上升複元音的條件，分裂後的主要元音又必爲短元音。則入三等韻的重紐四等顯然來自長 i 元音的分裂而來。因分裂後的主要元音與重紐三等的元音相同，故得以共處一韻，例如：中古前期之 i : n → iân（重紐四等）。於是與同屬短 a 元音韻類的 jân（重紐三等）合成《切韻》的〈仙韻〉。

由是又可推知《韻鏡》之與重三同列者爲短元音，對比於重四的長元音韻列。故四等似無重韻，查實乃轉移爲三等韻的重紐 A 類而已。至於此重四的假性上升二合元音，其前置元音 i 屬元音性介音，與重三原有的輔音性 j 介音乃二者音節的唯一對比，此所以二者的反切上字是必涇渭分明，其理在乎介音而不在於聲母。聚訟逾 70 年的重紐問題，兼諸家一向語焉不詳的重韻疑難於斯可謂應聲而解。故不藉音系架構以辨析重紐當中音素的整合，祇單據反切系聯以定重紐之別在於聲母，其論不特猶未透切，更難以據此推溯重紐的上古音來源。

更爲重要的一點是。自從 1931 年的李先生〈切韻 â 的來源〉發表之後，諸家對來自上古*ə 元音各部的中古音內轉諸韻，如〈微文痕登蒸〉等一直沿用至中古的 ə 元音，至此悉改用短 â 元音，始足以於內外轉同時貫徹中古韻圖自清人江永〈四聲切韻表〉以來所謂的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等細，而四等尤細的說法。

總之，中古諸韻在上古韻部有不同的組合。中古一等見於上古*e, *â, *o, *u 四個元音，四等單見於*i 元音。二等遍佈各個韻部，三等 A1 及 A2 類祇見於*i 元音，B1 及 B2 類見於*e, *â, *o, *u 四個元音，但 B1 類祇見於舌尖音及雙唇音韻尾，加上見於圓唇舌根音韻尾的是*i 元音的〈宵藥〉兩部。其他單有唇音的 B1 類都是由 C 類音變而來的。B2 類祇見於舌根音韻尾，唯一見於舌尖音韻尾的是*â 元音的〈歌〉部。C 類祇見於舌根音韻尾及*e 元音圓唇舌根音韻尾的〈幽覺中〉三部。D 類祇見於舌尖音及雙唇音韻尾且必有 B1 類同部。可見音系內部分佈有條不紊，非掌握其中規律則不足以談上古音也。並詳見下文 F。

四、上古的*i 可作為聲母，介音和韻尾， 附論*-s 韻尾後加

「詩韻」31 部的元音，李先生上古音系用了 i, ə, â, u 四個單元音和 ie, iâ, uâ 三個由高元音分裂而成的假性二合上升複元音。因爲所擬*i 元音的〈脂質真〉和〈佳錫耕〉兩組六部祇有中古二三及四等三個韻類，*u 元音的〈侯屋東〉三部及*â 元音的〈歌〉與〈魚鐸陽〉四部皆祇有中古一，二及三等三個韻類，故〈脂〉及〈佳〉兩組六部的中古四等韻直接用*i 元音，〈侯〉及〈歌〉七部的中古一等韻直接用*u 元音，再配以*r 介音用於中古的二等，和*j 介音用於中古的三等。九部以外的各部見中古四等韻者，凡*ə 元音組用*iə。在 â 元音組的用*iâ，並應用於二等重韻。uâ 複元音乃專爲*â 元音收舌尖音韻尾諸部之有圓唇元音的舌齒字而設，其他的中古合口字來自上古圓唇喉牙音聲母。於是每部韻類祇需要有*r 和*j 兩個介音，似乎便足以解決上古的合口各部韻類乃至整個韻母系統內的韻母問題。

實則每部三個韻類祇能算是上古韻部的最基本類型。翻查〈上古音韻表〉

足見「詩韻」31部（22部再包括入聲各部）的每一部，無論開口或合口所包括的中古韻類，三分之二以上皆有四個韻類以上。其中在開口和合口同時出現五個韻類以上的，有〈祭月元〉及，〈微物文〉六部。五個韻類以上祇見於開口或合口的，有〈職〉至〈葉〉共十三部。尤以〈耕部〉及〈脂部〉的開口同樣有五個韻類以上，必然隱含許多未為人知的上古韻部訊息。這些「詩韻」每部多出的韻類。很可能是來自諧聲時代的不同元音，也可能是有尚未察覺的音素。

（一）上古音尚要補綴的介音* -l -和韻尾後加* -s

本文經過詳細分析上古音系的組合，發覺刪去* a 元音而改為e與o兩個元音之後，祇要在上古韻類音節之末綴* -s ，表示中古元音變長的原因，再應用一個原本祇作為聲母的* l （來母），依其在音節的分佈與* r 音素者相若，則足以解釋所有諧聲與「詩韻」各部之間中古韻類的不同組合，及中古何以出現元音長短為音位區別特徵的兩大問題。

高本漢根據中國方言，參照安南，高麗及日本的譯音論證中古音系元音有長短之分。隨後又用之於上古音。李方桂，董同龢喜用鬆緊之說。因為難以指稱孰長孰短。其實無論鬆緊抑長短皆難免引起許多爭議，而上古韻部出現中古音同等多過一種韻類又無可避免。此所以論上古音韻部的韻母是無法略而不談其中元音之敦為鬆緊抑或為長短的，故必須為之擬構音變條件，反係上古音研究的當務之急。

由藏文音節音素的節縮引起元音變長，加上漢語方言及中國境內非漢語方言有大量元音長短對立的情況，認為上古音系的元音具備分化為長短，應較所謂元音的鬆緊尤為實在。而這種分化條件，又當然是來自音節內部音素脫落之故。（孫宏開〈藏緬語若干音變探源〉見《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頁282。1982年12月）。

本文擬寫的韻尾後加* -s 模擬自藏文的後加* -s ，藏文元音的變長與音節中的音素脫落有關，故* -s 綴尾在「詩韻」後失落會促使元音變長，過* i 或* u 元音還會因之變長而分裂為下降複元音。但此音素是否即為* -s ，尚無明證，姑視之為會促使元音變長之某音素符號亦無不可。又漢藏語系開尾韻的單元音因無短元音者與之對比，故一律讀成長元音，但上古漢語的中古各等宜本有因** -s

韻尾後加失落而變為長元音的韻類（各個韻部的具體擬音。*-s 也可暫時用作元音變長的符號，具體研究尚待日後。另詳下文 F. 此不贅）。

至於中古音的韻類孰長孰短可作為擬寫上古音韻類的考量（參見下文 H. 〈切韻五對元音所包上古韻部的音系序列表〉），厥為：

1. 展唇非低元音 i: 或 e: 的中古三等韻 A1 類，及其合口之來自上古圓唇元音分裂而成的收舌尖音韻尾韻類。
2. 展唇長元音才會引致輔音性 j 介音前的雙唇音聲母變為唇齒音。因長元音始足以帶動聲母的轉移。不單靠 j 介音而已。三等韻重紐的 B1 類正因 j 介音後隨之元音並非長元音，故其雙唇音聲母字不變讀唇齒音。而長元音的中古三等韻 C 類及 D 類者則變讀。
3. 中古外轉的一等及二等重韻在方言之讀如長元音者。又三等韻類的長短已詳本節 1, 2 兩條。四等韻的長元音則已分裂為 A1 類。

（二）*l 音素

先看 *l 當中的複輔音問題複輔音的後置輔音 *-l，在漢代尚未失落。新擬的 *l 介音亦可視之複輔音的後置輔音。例如《說文解字》釋：「〔立彖〕：見（同現字）鬼魅貌。从立，从彖。彖，籀文魅字。讀若〔上虍下必〕義氏之〔上虍下必〕」徐鉉音房六切。又「彖，刻木彖彖也。象形。」徐鉉音盧谷切。

〔上虍下必〕義即《易》占之祖伏羲氏。《易》占用刻木記數之法，依結餘所得奇數或偶數以算其吉凶，漸次衍生為八卦，至周代改用筮草計算並變奇偶之刻劃而成陰陽二爻，再推演為八八六十四卦。故《易》占之易並有簡易，變化及剔劃的含義。甲骨文工字乃原始刀具。持刀工作者謂之工。巫字是占筮用的刻刀，持巫刀以占筮者謂之巫。故易字本象巫者用刀剔劃刻木屑碎。〔立彖〕字左旁之立乃站人形，右旁彖字，彖彖乃易占時碎木剝落之聲，是正伏羲氏所以命名的寫照。伏羲之義當係易占時用以獻祭鬼神所用的牲畜。《廣韻》的〈屋韻〉才分之為房六切 bjuk，又盧谷切 luk 兩個單輔音的音節。可見宋朝以前口語尚存有來母複輔音，故讀〔立彖〕如「伏祿」也。

來母複輔音的痕跡至今尚存於口語或方言的雙音節詞，但唐宋韻書幾無隻字刊記。足知上古漢語邁向單音節化的時間可早在先秦，故《詩經》出現大量的連綿詞。而這種以剝落音節中的非核心音素，即務求壓節縮音節的內部音素

又不失其辨義音位的組合以邁向孤立語的音變過程，已註定複輔音的日趨消亡。代之而起能夠讓音節內涵的音素最簡約並能使音節長度最為齊整的轉變，自然是捨以元音長短為音位區別特徵的音系架構另無選擇。總之，複輔音的消亡在秦漢前經已開始，長短元音的漸次對立也不會遲於南北朝，至陳隋兩代重紐經已出現，始有昔日《切韻》成書的格局。

(三) *l 與 *r, *j 三者由上古至中古的不同遞變

*l 音素與 *r 音素在上古音節可作為介音和韻尾，不會局限於祇作為單輔音或複輔音聲母。

1. (a) *l 與 *r 在上古音節之作為韻尾，并申論 * \hat{h} ，*-l，*-v 取代 *-g，*-d，*-b 作為上古音韻尾的理由。

漢藏語系塞音韻尾倘屬唯閉音，則清與獨兩組阻塞輔音無同時出現於韻尾而成辨義音位之可能（註：見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頁 155-190。）。

按古藏文的後加輔音群有 -g，-d，-b，-ng，-n，-m， \hat{h} ，-r，-l，-s 等十個，再後加 -s，-d 兩個韻尾。（辛勉：《古代藏語和中古漢語語音系統的比較研究》。1972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可見漢語入聲如果用了唯閉清塞音 * \hat{k} ，*-t，*-p。則不宜另有一套唯閉濁塞音 *-g，*-d，*-b。（余迺永 1985：156-171。）故參考古藏文改漢語的上古音韻尾 *-g，*-d，*-b 為濁擦音的 * \hat{h} ，*-v 和濁邊音的 *-l。

(b) 李先生上古音系不論陰聲韻尾或聲母俱無濁擦音與古藏文情況亦正相反。故余書（1985：171）擬中古音以的一，二及四等之匣母上古源自 * \hat{h} -，* $\hat{h}w$ -，三等開口之邪母源故自 * $\hat{h}j$ -，合口喻母源自 * $\hat{h}wj$ -。以與濁擦音的 * \hat{h} 韻尾相配。

(c) *l 作為上古韻部見於中古四等韻類的介音〔註〕，在上古音系不包括 i 元音韻類，因為 *-l-介音終必變而為 i，如藏緬語帶後置輔音 l，r，j 的複輔音會變成顎化輔音 j。而 j 的實際音值在現代正向 i 介音接近〔註〕。又由中古韻類出現於《切韻》韻序與《韻鏡》長短元音相對的兩轉觀察，再比照反切上字的一等與四等同用，可見中古四等韻的 i 元音並未分裂，因 i 元音變長致分裂為上升複元音的韻類是二等韻重紐 A1 類，而 i 元音變長的理由是音節內部的非核心音素的脫落，故其韻尾應有後加輔音 *-s。

例如〈耕部〉的開口：

ring→reng〈庚二 T〉，jing→jeng〈庚三 B2/G〉，**ings→e:ng〈耕二 G〉，**ings→i:ng→ieng[^]，〈清三 A2T〉，**ing→ing〈青四〉。

(註：以下三位外國學者也論及中古四等可能源自上古音韻部的*1介音。

1. Yakhontov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Paper Presented at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1960。
2. E.G.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 1, Asia Major (New Series), 9(1962), 110。又〈The Final Consonants of Old Chinese〉。P.142。
3. Axel Schuessler,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1974], pp.186-199。

*1與*r音素在音節分佈的位置相當。但因為*r與*1二者音素有別，故其不同變化可概括如下：

2. (a)*1的邊音和*r的顫音與*j的擦音三者性質不同，於元音的影響是：
*r介音會促使前面的聲母捲舌化，又介音央化（centralization）元音後失落，成為中古的二等韻，例如「詩韻」的〈魚部〉開口：

âh→o→uo[^]〈模一〉，râhs→*rârs→e:〈麻二〉，
jâhs→*jârs→je:〈麻三 B2〉，jâhs→*jo^hs→jo:〈魚三 C〉。

上古**â元音的〈麻韻〉在《切韻》變讀 e 元音，正因元音被央化。故《韻鏡》列二等；而元音所以變長，則為後加輔音*-s 失落之故。至於〈麻韻〉本是收舌尖音*r韻尾的。可能「詩韻」時〈魚部〉**â元音收喉擦音韻尾的 h 經已失落，於是與〈麻韻〉相通。又〈模一〉在六朝時讀 o。《切韻》時複元音化為 uo，應該是開尾音節於時音位之補償，而無關*-s 韻尾後加的失落。

*j介音會顎化聲母和使後面較低的元音向上及向前移動，所以遇到展唇中元音*e韻類，當*e高化為 i，就會排斥或吞嚥前面輔音性的 j 介音。如〈之部〉的中古〈之韻〉*jeg→ji→i。

1介音，也可說是複輔音聲母的後置輔音，-l-在漢代失落時不影響聲母，

故中古四等韻的聲母與零介音的一等韻者相同；但會高化中元音 e 爲 i ，對低元音 $\hat{\text{a}}$ 是先央化爲 e ，再高化爲 i ，故可統謂之高化。由於漢代以後複輔音聲母的後置輔音* l 失落或如藏緬語的轉化爲 i ，故源自上古* l 介音的韻類入中古四等。也由於* r 與* l 介音的相互排斥，故* r 介音無中古四等韻類，而* l 介音乃至來母均永不見於中古二等。例如「詩韻」的〈鐸部〉開口：

* $\hat{\text{a}}\text{ks} \rightarrow \hat{\text{a}} : \text{k}$ 〈鐸一〉，* $\text{r}\hat{\text{a}}\text{k} \rightarrow \text{ek}$ 〈陌二〉，* $\text{j}\hat{\text{a}}\text{k} \rightarrow \text{jek}$ 〈陌三 B2〉，
* $\text{j}\hat{\text{a}}\text{ks} \rightarrow \text{j}\hat{\text{a}} : \text{k}$ 〈藥三 C〉，* $\text{l}\hat{\text{a}}\text{k} \rightarrow \text{lek} \rightarrow \text{lik} \rightarrow \text{ik}^{\wedge}$ 〈錫部〉。

如果* l 自爲單一聲母，則幾乎亙古常存，不會影響介音，也不會高化後隨的元音。

此即「詩韻」31 部何以除〈侯屋東〉一系之外，餘系必有中古的四等及伴隨中古重紐 $\hat{\text{A}}$ 類的秘密。這也是李先生擬構上古音韻類既無* l 介音一項，則不得不使用* e 元音解釋同部何以每而出現中古由 $\hat{\text{a}}$ 至 e 而 i 各個主要元音韻類的主要原因。又* l 作爲介音遇到前面聲母失落而成零聲母音節時，* l 介音會轉化爲聲母以維繫音節長度，此即《切韻》的四等韻來母字甚多，卻永無喻母，即零聲母之理。

(b) * j 介音不見於韻尾，前面零聲母時始謂之爲母。而中古三等韻的爲母與排在四等的三等韻喻母其實是口語的互換音位。現代廣州話仍然如此。例如衣字可讀 ji 或 i 兩音。《廣韻》音〈微韻〉於希切影母，故文讀是 i ，但口語流行白讀的 ji 。又掩字《廣韻》音上聲〈琰韻〉衣儉切影母，故文讀是 im ，但口語流行白讀的 jim 。凡 i 元音的零聲母音節皆莫非如此，故不贅列。足見 i 元音雖排斥 j 介音，遇零聲母時又自生 j 介音，但此 j 介音在音節的性質已轉換儼如聲母。

(c) 上古音的陰聲* $\hat{\text{h}}$ 韻尾在漢代或之前已不發音〔註〕，故中古三等〈支韻〉在上古 i 元音的〈佳部〉原收* $\hat{\text{h}}$ 韻尾。但「詩韻」收* r 或* l 韻尾的* $\hat{\text{a}}$ 元音〈歌〉，* e 元音〈微〉及* i 元音〈脂〉等三部，其諧聲及「詩韻」可同時與中古三等〈支韻〉A1 類的 ie 和 B1 類的 je 相通。此所以中古三等〈支韻〉於諧聲時期收* $\hat{\text{h}}$ 韻尾，但「詩韻」時可與* r 或* l 韻尾的〈歌，微，脂〉三部相通而不必另擬* $\hat{\text{hr}}$ 或* $\hat{\text{hl}}$ 韻尾。原在〈支部〉的中古二等〈佳韻〉及四等〈齊韻〉也是如此，是以中古的二等〈佳韻〉及四等〈齊韻〉同樣見於收* -r 韻尾

的〈歌部〉。或*-l 韻尾的〈爾部〉。例如〈脂部〉開口的〈支三 A1〉（本文訂之爲〈爾部〉，詳下文 E。）及〈歌部〉開口的〈支三 B1〉：

〈爾部〉開口：**ihs→*i:l→ie[^]〈支三 Â1〉，**ih→*il→i〈齊四〉。

〈歌部〉開口：**ârs→â:〈歌一〉，**rârs→e:〈麻二〉，

jârs→je:〈麻三 B2〉，jâh→*jâr→je〈支三 B1〉。

按九世紀的藏文*-h 後加字在已不發音，本文相信中古的〈佳支齊〉諸韻字的*-h 韻尾在《詩》韻也不發音，故能夠和收*r 或*l 韻尾〈歌，微，脂〉三部收*r 或*l 韻尾的字押韻及諧聲。*-s 韻尾後加失落致音節減縮會引起元音變長的年代，至遲可能在公元四百年前的南北朝，在公元 604 年隋代仁壽元年《切韻》寫定時，長元音 i: 在開尾韻經已分裂爲 ie，在有韻尾的入聲及陽聲韻類則分裂爲 iâ，成爲各個收不同韻尾的中古三等韻重紐四等，即 A1 類。

考之藏文，九世紀至現代藏語，音節的縮減皆會使元音變長並引致複元音的增加，主要出現在舌尖音韻尾*-d, *-l, *-s, *-r 和鼻音韻尾*-m, *-n, *-ng。（註：瞿靄堂 1982 年 12 月，頁 250-268），正好作爲漢語上古音由上古至中古的寫照。總之，漢藏語的歷史音變同樣是帶輔音韻尾的韻母減少，表現出開音節韻母由簡而繁，閉音節韻母由繁而簡的相反趨勢。

（d）*r 介音韻類於中古入二等的證據是整部〈上古音韻表〉的中古二等韻可說是沒有來母字的。似爲例外的祇有〈藥部〉二等的〈覺韻〉呂角切羣字和〈耕部〉二等〈梗韻〉魯打切的冷字。

按《說文》羣字從勞省聲。勞字音〈宵部〉中古一等〈豪韻〉魯刀切。對應於〈宵部〉的入聲〈藥部〉，則羣字本讀如〈藥部〉中古〈鐸韻〉盧各切的樂音。現今方言又皆以羣與樂同音，此方言可遙證韻書之誤者。冷字《廣韻》又音四等〈青韻〉郎丁及〈迥韻〉力鼎二切。中古四等正係來母常見之處，則冷字中古入二等，必其時*r 介音已失落，故冷字得以又音〈梗韻〉魯打切。因宋初徐鉉《說文》誤用此音。董同龢先生才會歸之於〈上古音韻表〉的〈耕部〉二等〈梗韻〉也。因之又反證中古四等可源自上古*l 介音。李先生擬喻四母於上古爲*r 聲母，亦正好說明*r 與*l 二者相互排斥。*l 介音韻類無二等，而*r 介音韻類無四等。此所以「詩韻」同部而出現兩組不同的二等韻，是諧聲時代需要分部的其中一個標識。另詳下文 F。

總結上文：*r 介音變入中古二等。輔音性的*j 介音爲上古*i 元音所排斥，

但卻是上古*e, *â, *o, *u 四個元音變入中古三等韻的標識。*l 介音也受上古*i 元音排斥，但會使上古*e, *â, *o, *u 四個元音變入中古四等，*-s 韻尾後加的失落是全部上古元音在中古所以變長的標識。可見上古的*r, *-j-, *l 及*-s 四者在音變歷程中互有不同。因此形成中古《切韻》音系各等的長元音與短元音韻類。兼之在諧聲時代的**Kw-圓唇喉牙音聲母及**u 元音的分裂為*uâ 與**o 元音的分裂為*ue 三者，然後有「詩韻」32 部的面目。

五、上古至中古單音節詞的 e 化韻

由擬構*l 韻尾還發現一個從未被人覺知的上古音問題。就是上古收舌尖音韻尾的陰聲韻部，除了〈祭部〉。如〈歌部〉的開口和合口，及〈微部〉合口和〈脂部〉開口均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組同時歸入中古〈支韻〉的韻類，又所有上古收舌根音韻尾的入聲韻部，除了〈屋部〉，如〈職鐸錫覺，藥〉均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一組同時歸入中古〈錫韻〉的韻類。在上古五個元音當中，兩組同時出現於 â, u, i, o 四個元音。豈不大奇？

按中古〈支韻〉來自上古收陰聲舌根音韻尾的〈佳部〉，但此四處的中古〈支韻〉字依「詩韻」及諧聲俱宜悉數歸於上古收舌尖音韻尾的陰聲韻部，可見此類字之讀入中古〈支韻〉是後來音變。李先生及高本漢於〈歌部〉擬*-r 韻尾，則「詩韻」此類字又何以在中古可讀入本來在上古收陰聲舌根音韻尾的〈支韻〉？

解答之先，還要探討五組同樣可分佈於全部上古四個元音，並且收舌根音入聲韻尾的〈錫韻〉。因為此五組〈錫韻〉如果能與四組〈支韻〉字組合成陰入相配的上古韻部，則此四組〈支韻〉字可能是原本收舌根音的陰聲韻尾*-h 的，由於音節的某個音素使之讀如-r 或-l，才會在「詩韻」時進入〈歌，微，支〉諸部。

結果發現這五組〈錫韻〉字不必分部，此中〈錫，覺，藥〉三部的〈錫韻〉屬之。餘下〈職部〉與〈鐸部〉的〈錫部〉字且當刪。因為〈職部〉僅有的殍字《廣韻》音〈錫韻〉呼臭切 xui^k，解：「鳥卵破也」。殍字如從血聲，則〈屑韻〉呼決切 xuit 正為血字之音。展唇前高元音的韻尾-t 與-k 常可互換，如咽之與噉。殍如本音 xuit，反證此〈錫韻〉字應收入舌尖音韻尾〈鐸部〉的〈錫韻〉

僅暮字及珞字。按暮字從向諧聲應在〈錫部〉的〈錫韻〉而非暮聲之〈鐸韻〉。又珞字《廣韻》音〈鐸韻〉盧各切。不應在〈錫韻〉。

反觀四組〈支韻〉，同部出現中古兩組 B 類三等韻者，如〈歌部〉的開口。又〈脂部〉開口是同部出現中古兩組二等韻和三等韻 A 類，再加一組 B 類。而〈微部〉合口之同部有中古三等韻兩組 B 類及一組 A 類之外，還有一組必然伴隨重紐 B1 類出現的 D 類三等韻。三者皆顯然要分部的情况不同。例如〈歌部〉的開口：

〈歌部〉：****ârs**→â：〈歌一〉，***rârs**→e：〈麻二〉，***jâr**→je〈麻三 B2〉，
〈奇部〉：****jâh**→*jer→je〈支三 B1〉。

〈歌部〉合口有圓唇舌齒字，在諧聲時代乃*u 元音韻類，今依開口二分
之爲：

〈戈部〉：****urs**→*uârs→uâ：〈戈一 T〉，****rurs**→*ruârs→ue：〈麻二 T〉，
〈嬌部〉：****juh**→*juâr→juer→ye[^]〈支三 B1〉。

按〈歌部〉出現兩組 B 類三等韻，依中古同韻，當以〈麻二〉與〈麻三 B2〉爲一類，〈支三 A1〉與〈支三 B1〉爲一類。至於帶***hr** 和***hl** 韻尾的中古一等與二等韻類可能失落較早，已混同於本部收*r 韻尾的***âr**〈歌一〉和***râr**〈麻二〉。故於原開尾韻的〈歌部〉開口析出有*r 韻尾的〈支三 B1〉，獨立爲***âr**〈奇部〉。合口來自諧聲時代的**u 元音者爲〈戈部〉，有*r 韻尾的**ur〈支三 B1〉者爲〈嬌部〉。其他開合口中古各等韻類與開尾者已不能分。

按〈歌部〉出現兩組 B 類三等韻，*r 央化後隨之***â** 爲 e，但*jâhr〈支三 B1〉的*-r 韻尾央化元音爲 e 之後失落。但 juel〈支三 A1〉的 l 韻尾會使元音變高變長爲 i：而後分裂爲 ie。合口來自諧聲時代的**u 元音者爲〈戈部〉。

上古收***l** 陰聲韻尾的中古〈支三 B1〉韻類也見於上古***o** 元音的〈微部〉合口，今立之爲***or**〈火部〉。見於〈脂部〉開口的是中古〈支三 A1〉韻類，今立之爲***ir**〈爾部〉。詳下文 E 及 F。

此〈，嬌，火，爾〉四部收*r 韻尾的上古音〈支韻〉字，望之已恍忽現代兒化韻的芻型。再觀乎四者獨缺***er** 一類，蓋四部適變讀如 er，故中古同入〈支韻〉開口之 A 類 ie 與 B 類之 je 及合口 A 類的 iue 與 B 類的 jue 也。現代漢語因音節簡化而邁向構詞改用雙音節的兒化韻。上古至中古此四組〈支〉韻可謂之單音節詞的 e 化韻也。

總之，三等韻的 A 類及四等與* l 音素有關，二等韻及三等韻的 B 類與* r 音素有關。由於* r 與* l 二者於音節的作用不同，加上* rj 和* ij 的分別組合，結果在中古構成三等韻重紐和出現以元音長短作為音位區別特徵的時位音系。而三等韻重紐雙唇音不變讀唇齒音抑亦肇源於此。足見上古音同部如祇有零介音，* r 介音，* j 介音三個韻類，祇能算是上古諧聲時代韻部的最基本類型。要加上* l 介音才足以解釋各個上古音韻部之內出現的眾多中古韻類和其間變讀的音理，至於韻尾後加* -s 則為元音變長，並促使變長的 $\text{i}:$ 元音在《切韻》之前分裂為 A1 類短 a 元音的 $\text{i}\hat{\text{a}}\text{c}$ 重紐。(註：參見余書 1985, 頁 222 及余文 2007。)藏語的* l 介音可轉化為 j 或 l 。用之擬構中古三等韻的 B 類，足以解釋上古元音所以變短，成為中古五對長短元音構成的重韻音系，再由重韻當中的展唇前高長元者 i 分裂為上升複元音，成為三等韻重紐 A1 類，此種具元音性的 i 介音，不但排斥輔音性之 j 介音，也是三等韻重紐雙唇音不變讀唇齒音的重要音素。上古至中古的音節結構可寫成 (x) 號內所列是音節中可省略的音素：

* $\text{c1(M)vc2+T} \rightarrow (\text{c1}) (\text{Morv1}) \text{v} (\text{c2orV2}) +\text{T}$ 。

c1 =Consalant 輔音聲母或複輔音聲母。 C2 =塞音或鼻音或* -r ，* -l 。韻尾。

M =Medial 輔音性的介音* -j- ，* -r- 。* -l- 。

V =Vowel 元音。 V1 =元音性介音 i ， u 或 y 。 V2 =元音性韻尾。

T =Tone 聲調。]

六、「詩韻」31 部所包的中古韻類 在諧聲時期的分部

中古各等韻類在「詩韻」31 部（即李先生《上古音系研究》22 部）的組合。

a/.各部根據周法高師〈上古音韻表〉的序列，合口韻類喉牙唇等鈍聲(grave initials)字用 G 號或用 P, K, 圓唇舌根音用 Kw。

b/.又銳聲(acute initials)舌齒字者用 T 號，如果是合口的舌齒音字用 UT 號，因為上古音的合口舌齒音字是由* u 元音分裂而來的。

c/.諧聲時期與「詩韻」相同的擬音從略。但標**號。

d/.每組擬音之末右上角的^號表示〈切韻〉時期。中古與《切韻》時期無

別者從略。

周師〈上古音韻表〉是參考董同龢〈上古音韻表〉及高本漢《修訂漢文典》之作。原書三等韻祇標示《切韻》重紐的 A 與 B 兩類，至於三等韻的 C 及 D 類則為本文所新加。又部內的 A 與 B 重紐之分，原書悉定其舌齒音如中古三等韻之為 A 類，因中古重紐三等韻祇分喉牙唇，其舌齒字經系聯可全屬 A 類也。

按本文認為中古重紐喉牙唇與舌齒兩系聲母在上古音有不同的組合，中古三等韻的 A, B, C 及 D 等四類原本皆可五音具足，故上古同部之字各依其同部的重紐喉牙唇歸類而併以舌齒字屬之，不宜將舌齒字俱依《切韻》為之強歸 A 類。如〈歌部〉合口的中古只有〈支三 B1〉類喉牙字，同韻的舌齒字雖在中古入〈支三 A〉，而於上古實 B1 類字也。如此，則反可據〈上古音韻表〉以知中古同韻重紐之舌齒字，孰於上古歸 A 或 B 也。是即本文確立之準則以修正於原書者。又三等韻 D 類必與 B1 類同部，也可推斷 D 類的舌齒字在中古前與 B1 類的舌齒字併合，到《切韻》時 B1 類的舌齒字再併入於同韻重紐的 A1 類舌齒字。

(一) 〈之部〉：

開口： $**e\hat{h} \rightarrow *ə\hat{h} \rightarrow \hat{a}i$ 〈哈一〉， $**re\hat{h} \rightarrow *rəi \rightarrow ei$ 〈皆二〉，

$**je\hat{h} \rightarrow *jəi \rightarrow i^{\wedge}$ 之三 B2) 。

合口： $**Kwe\hat{h} \rightarrow *Kwə\hat{h} \rightarrow u\hat{a}i$ 〈灰一〉， $**Kwe\hat{h} \rightarrow *Kwuəi \rightarrow uei$ 〈皆二〉，

$**Kwe\hat{h} \rightarrow *Kwəi \rightarrow juei^{\wedge}$ 〈脂三 B1〉。

〈姜部〉： $**o\hat{h}s \rightarrow *uə\hat{h}s \rightarrow u:$ 〈侯一〉， $**jo\hat{h}s \rightarrow *juə\hat{h}s \rightarrow ju:$ 〈尤

三 C) 。

〈之部〉如〈微部〉於上古原有展唇及圓唇兩組韻類，故為其合口另立〈姜部〉。

按中古同韻的唇音字仍是開合口不對比的，但上古〈之職蒸〉三部的唇音字在中古有出現對比的情況。雖則兩組唇音字諧聲相通，然而諧聲相通不足以作為合併的主要理由。因為中古重紐許多也是諧聲相通的，重紐之分也祇能求之於韻類在《韻鏡》的排列。所以諧聲時代的分部也不能只靠諧聲而寧可相信音系組合的內部證據。

〈之〉部的唇音字分見於 u 元音的〈侯一〉與〈哈韻〉合口的〈灰一〉尤其可疑。如果〈之〉部在上古祇容許有一個主要元音，也以用圓唇元音較用展唇者為佳，因為圓唇元音的唇音字才易引起撮唇勢 Pw，故《韻鏡》放〈灰一〉在合口。此其一。又〈之職蒸〉三部的中古三等同時在展唇元音的〈之職蒸〉三韻之外另有圓唇元音的〈尤屋東〉諸韻。此其二。故擬〈之部〉來自諧聲時代的展唇元音**e→*ə 及圓唇元音**o→*uə，故**e 元音之中古入〈灰一〉者，由圓唇聲母 Kw 演化而來。至於中古〈尤屋東〉諸韻則由圓唇元音**o 複元音化而為*uə 者。兩者元音因央化而於「詩韻」匯成開合同韻。〈蒸部〉的圓唇字中古入〈東三 C〉，〈職部〉的圓唇字中古入〈屋三 C〉同理。

由於〈之職蒸〉三部的中古合口諸韻並未出現如〈微物文〉及〈祭月元〉等六部源自上古的圓唇舌齒字，故很易忽略《詩》韻的〈之職蒸〉三部也是如〈微物文〉三部，在諧聲時代有圓唇元音**o 和展唇元音**e 兩組韻類。然則本屬於〈之職蒸〉三部的圓唇舌齒字在《詩》韻時已變入那此韻部呢？余謂正在〈侯屋東〉三部的中古〈侯尤幽屋東〉諸韻。例如〈侯部〉的中古〈侯韻〉陳字，《說文》從奕聲，按奕字從而聲，而聲在〈之部〉的中古〈侯一〉。又〈東部〉的〈鍾韻〉茸字，《說文》從耳聲，按耳聲在〈之部〉的中古〈之三 B2〉。

也有見於〈幽覺中〉三部的中古〈侯尤幽屋東〉諸韻者。例如周師書 P. 88 上古〈幽部〉的中古〈厚一〉蘇后切心母有圓唇舌齒音聲母的叟字 su。按上古〈幽覺中〉三部收**h̄w 韻尾，理應排斥所有的圓唇音聲母。考從人旁叟聲的字已見上古〈侯部〉的中古〈厚一〉。如果叟字是從又亦聲，又字正見上古〈之部〉的中古〈尤韻〉。故叟字很可能原來自〈之部〉的圓唇元音**o。

又漢語的展唇 i 元音在零聲母（即喻母）時始會有 j 介音（即為母），兩者實乃口語的互換音位。故〈韻鏡 — 內轉第八開〉的平聲〈之韻〉及去聲〈志韻〉祇有零聲母的喻四，而上聲〈止韻〉則出現 j 介音的為母。但當 i 讀成長元音，並將分裂為上升複元音時，新生的元音性介音-i-會排斥輔音性的-j-介音。

從〈職蒸〉兩部韻尾收舌根塞音*-K 及收舌根鼻音*-ng，則其陰聲〈之部〉收喉濁擦音*-h̄ 不成疑問。但查看〈之部〉的中古韻類，除〈侯〉及〈尤〉二者，其他如〈皆〉〈脂〉諸韻又與收舌尖音韻尾的*-r 或*-l 的韻類有關。結果使〈之部〉字在中古分為 i 與 u 元音兩種韻類。也足以證明「詩韻」的〈之部〉

在諧聲時代確有展唇與圓唇兩個來源。至於何以如此？考藏文的*-h̄在九世紀時已不發音，很可能漢語的**-eh̄在「詩韻」時也不發音或已甚微致能與收舌尖音韻尾的*-r或*-l的韻類相通，故〈之部〉的中古韻類是〈皆〉與〈脂〉而不必爲〈佳〉與〈支〉，又〈哈，灰〉也是與〈微部〉相通的。

(二) 〈職部〉：

開口：**ek→*ək→âk〈德一〉，**rek→*rək→ek〈麥二〉，
**jek→*jək→jek〈職三 B2〉。

合口：**Kwek→*Kwək→uâk〈德一〉，**Kwrek→*Kwrək→ek〈麥二〉，
Kwjek→*Kwjək→juek〈職三 B2〉，Kwlek→*Kwək→yk〈錫四〉

〈謬部〉：**joks→*juəks→Kju:k〈屋三 C〉。

〈錫四〉此處單一殪字。按諧血聲字當入〈質部〉合口*Kwit之中古〈屑韻〉it。高元音i後的入聲韻尾於口語有互換情況。例如《廣韻》咽字音〈屑韻〉烏結切，噍字。音〈昔韻〉伊昔切。《說文》釋「咽，噍也。」又「噍，咽也」，二者互訓，實爲一字，因韻尾更換而另做諧聲。故本部無中古〈錫韻〉。至於〈職部〉如〈物部〉於上古原有展唇及圓唇兩組韻類，故爲其合口另立〈謬部〉。已詳上文D。又非開尾的元音中古變長者，其上古音韻尾綴後加-s。下同。

(三) 〈蒸部〉：

開口：**eng→*əng→âng〈登一〉，**reng→*rəng→eng〈耕二〉，
**jeng→*jəng→jeng〈蒸三 B2〉。

合口：**Kweng→*Kwəng→uâng〈登一〉，**Kwreng→*Kwrəng→ueng
〈耕二〉，**Kwjengs→*Kjuəngs→ju:ng^〈東三 C〉。

〈夢部〉：**jongs→*juəngs→ju:ng〈東三 C〉。

按「詩韻」的〈蒸部〉中古開口〈蒸三 B2〉有唇音字，而合口又另有唇音字見於〈東三 C〉與之對比，故立〈東三 C〉的韻類謂之〈夢部〉。已詳上文D。

總之〈詩韻〉的〈之部〉有來自諧聲時期的**e元音及**o元音兩組韻類，故其中古一等及三等各有源自**e元音的開口與合口，及源自圓唇**o元音的

韻類，今二分之爲〈之部〉與〈姜部〉。〈職部〉及〈蒸部〉已尙餘中古的〈屋三〉及〈東三〉可辨其有***o* 元音來源，故分之爲〈職部〉與〈諫部〉及〈蒸部〉與〈夢部〉。

(四) 〈魚部〉：

開口：***âh*→**oh*→*uo*[^]〈模一〉，***râhs*→**rârs*→*e*：〈麻二〉，
rjâhs*→**jârs*→*je*：〈麻三 B2〉，jâhs*→**jo*：*h*→*jo*：〈魚三 C〉
合口：***Kwâh*→**oh*→*uo*[^]〈模一〉，***Kwrâhs*→**Kwrârs*→*ue*：〈麻二〉，
***Kwjâh*→**jo*^h→*juo*〈虞三 C〉。

〈魚部〉的中古〈模一〉及〈虞三 C〉是單元音 *o*，在《切韻》前爲補償音節的時音位，故複元音化的 *uo*。至於由單元音 *o* 衍生爲〈模一〉的 *uo* 及〈虞三 C〉的 *juo* 複元音，其論證（註：參見周師〈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3 本 1948，頁 119-152。）與*-*s* 韻尾後加的失落無關。

又中古的〈麻韻〉於上古並通於收收舌尖音**r* 韻尾的〈歌部〉。同樣的情況見於〈歌部〉的中古〈支韻〉。藏文的 *h* 在九世紀時已不發音，很可能「詩韻」時漢語收喉擦音韻尾的 *h* 經已失落或微弱至足與**â* 元音收**-r* 或**-l* 的陰聲韻類相通。

〈魚鐸陽〉三部的中古三等〈麻陌庚〉三韻相是全體上古韻部當中整系獨缺來母字的。前論上古有**-r*-介音的中古二等韻例無來母字，可能是**r* 與**l* 音素相互排斥，〈麻陌庚〉又是中古唯一以二等及三等同韻的韻類，故擬之帶**rj* 介音。

(五) 〈鐸部〉：

開口：***âks*→**â*：*k*〈鐸一〉，***jâks*→**jâ*：*k*〈藥三 C〉，
râks*→**e*：*k*〈陌二〉，rjâks*→**je*：*k*〔〈陌三 B2〉〕，
jâk*→**jek*→**iek*〈昔三 A2/T〕，lâk*→**lek*→**ik*〈錫四〉。
合口：***Kwâks*→**uâ*：*k*〈鐸一〉，***Kwrâk*→**ue*：*k*〈陌二〉，
***Kwjâks*→**juâ*：*k*〈藥三 C〉。

本部中古〈陌三 B2〉的舌齒字讀入 A2 類的〈昔三 A2〉。重紐三等韻的 B1 類舌齒字在中古例與同韻的 A1 合成一組。乃 B 類的舌齒音聲母會使後隨

的輔音性 j 介音轉而爲 i 之故。非〈鐸部〉上古有展唇高元音 i 的韻類也。

又〈錫四〉此處僅有「冪」及「珞」兩字。冪字即同的形聲字，已見 8.3 〈錫部〉之〈錫韻〉莫狄切明母處，此當刪。又珞字《廣韻》單音〈鐸韻〉盧各切，已見於〈本部〉的中古一等〈鐸韻〉處，斷無入〈錫四〉之理，故當刪。

(六) 〈陽部〉：

開口：****ângs**→â：ng〈唐一〉，****râng**→eng〈庚二〉，

****rjângs**→jeng：〈庚三 B2〉，****jângs**→jâ：ng〈陽三 C〉。

合口：****Kwângs**→uâ：ng〈唐一〉，****Kwrâng**→ueng〈庚二〉，

****Kwrjângs**→rju：eng〈庚三 B2〉，***Kwjângs**→juâ：ng〈陽三 C〉。

〈魚部〉陰聲在中古帶介音的〈魚韻〉爲圓唇的 o 元音，乃展唇的****â**元音後移之故。不帶介音的中古〈模韻〉在《切韻》之前且複元音化而爲uo，相信其時是 \hat{h} 韻尾經已脫落，故開尾韻的單元音可以進一步分化。至於此****â**元音之後移可能早在「詩韻」年代，因〈魚鐸陽〉三部的唇音字中古已悉數與圓唇喉牙字同組。按唇音開合口不對比，惟遇圓唇元音韻類，其唇音字的撮唇勢w近乎u介音，故中古韻圖會置之於合口。又中古的所謂合口是指以由上古****u**元音分裂爲uâ，其介音爲元音性之-u-，而uâ即爲上升複元音uâ；或由上古****o**元音於中古前複元音化而爲uo，其介音也是元音性-u-的韻類。故《韻鏡》列圓唇元音u：的〈東屋〉及〈侯尤幽〉諸韻謂之開口。列圓唇複元音元音uo的〈冬，鍾〉及〈模，虞〉諸韻爲開合口。乃古人認爲此種韻類的性質既非開亦非合也。其他有u介音的展唇元音諸韻始謂之合口。《韻鏡》所記開合口千古之謎於斯可得而解矣。

〈魚部〉的入聲及陽聲不若陰聲在中古的〈魚韻〉，由****â**元音後移爲圓唇元音o而但將元音高化爲e，乃入聲及陽聲韻尾的韻類比陰聲韻尾者於音變的過程中較爲穩定之故。尤其是開尾韻的陰聲韻類會再生變易，如〈模韻〉。此實漢藏語系語言常見的語音衍變通例。

(七) 〈佳部〉：

開口：****rihs**→e：i〈佳二〉，****ihs**→*i：→ie^〈支三 A1〉，****ih**→i〈齊四〉。

合口：***Kwrihs**→ue：i〈佳二〉，****Kwihs**→*y：→ye〈支三 A1〉，****Kwiĥ**

→y〈齊四〉。

(八) 〈錫部〉：

開口：**rik→ek〈麥二〉，**iks→*i:k→iek[^]〈昔三 A2〉，**ik→ik〈錫四〉。

合口：**Kwrik→uek〈麥二〉，

Kwiks→*Kwi:k→uiek〈昔三 A2〉，Kwik→yk〈錫四〉。

(九) 〈耕部〉：

開口：**ring→eng〈耕二 G〉，**rings→re:ng〈庚二 T〉，

ings→je:ng〔〈庚三 B2/G〉，ings→i:ng→ieng[^]，〈清三 A2/T〉〕，

**ing→ing〈青四〉。

合口：**Kwrig→ueng〈耕二〉，**Kwjings→jue:ng〔〈庚三〉，

Kwings→Kwi:ng→iueng[^]〈清三 A2〉〕，Kwing→yng〈青四〉。

按〈耕部〉開口有兩組不同的二等韻和三等韻，周師書將〈庚二〉的舌齒字與〈耕二〉喉牙唇字合成一組，〈庚三 B2〉的喉牙唇字與〈清三 A2〉的舌齒字合成一組。至於合口祇有喉牙字的〈庚三〉及〈清三 A2〉則未有合成一組。今將開口的〈耕二，清三 A2，青四〉與〈庚二，庚三〉分列。

l 介音會促使元會高化爲 I，故與原爲i 元音的韻類排斥，凡上古**i 元及音韻類因此無 l 介音。下同不贅。又中古的〈齊四〉在上古兼通陰聲收舌根音韻尾的〈佳部〉及收舌尖音韻尾的〈脂〉部。

按〈詩韻〉時收唇音韻尾的陰聲韻類早黯而不彰。所剩之收舌根音與收舌尖音兩組韻尾的陰聲中古韻類又每部如幾乎必有互用（試翻查〈上古音韻表〉一看便知），則上古陰聲諸部的中古韻類即使原來有相對的入聲及陽聲韻類，〈詩韻〉時想已頗多淡化。參見上文提及**e 元音〈之部〉的〈哈灰皆脂〉諸韻，**â 元音〈魚部〉的〈麻韻〉及本處**i 元音〈佳部〉的〈齊四〉。

本部中古〈庚三 B2〉的舌齒字讀入 A2 類的〈清三 A2〉。重紐三等韻的 B1 類舌齒字在中古例與同韻的 A1 合成一組。乃 B 類的舌齒音聲母會使後隨的輔音性 j 介音轉而爲 i 之故。非〈耕部〉上古有展唇高元音 i 的韻類也。

(十) 〈幽部〉：

開口：****ehw**→***əhw**→**âu**〈豪一〉，****rehw**→***rəhw**→**eu**〈肴二〉，****jehws**
→***jəhws**→**ju**：〈尤三 C〉，
****jehw**→***jəhw**→**ju**〔〈幽三 B2/G〉，****lehw**→***iəhw**→**iu**〈蕭四
/T〉〕。
合口：****uhs**→***uəhs**→**u**：〈侯一〉，****juh**→***juər**→**juer**〈脂三 B1〉，
****Pjuh**→***Pjuəh**→**jo**→**jou[^]**〈虞三 C〉。

按上古〈幽〉與〈侯〉兩系大殊，又〈幽部〉收***-hw**圓唇舌根音韻尾與***u**元音之〈侯部〉均排斥合口音素，故〈幽部〉合口有可疑。查此中古〈侯一〉，〈脂三 B1〉及〈虞三 C〉三韻，其中〈侯一〉的諧聲「牡，茂，叟」及〈虞三 C〉的孚聲與開口的〈肴二〉諧卯聲諸字宜改入〈侯部〉的中古同韻。並因之補足「詩韻」的〈侯部〉獨缺中古二等韻。

至於〈幽部〉開口〈尤三 C〉的九聲及合口〈脂三 B1〉所諧九聲與鼻聲諸字，及九聲所涉的〈肴二〉，原為《詩》韻〈之部〉合口所析的〈姜部〉字。前賢於〈東，冬〉分部偶疏，故本部合口擬音改用***u**。又收舌根音的〈侯部〉陰聲三等入收舌尖音的中古〈脂韻〉，可見其 **h** 尾脫落甚早。

〈幽部〉的中古〈幽韻〉在《韻鏡》列四等。李先生，周師及董氏均擬之為中古重紐三等韻。主要理由是〈幽韻〉的反切上字全用三等之「居丘渠巨語甫皮武靡香」等。加上高麗譯音〈尤〉：〈幽〉兩韻的分別，相當於〈仙韻〉的 B1 與 A1 類，如（註：董〈表〉頁 82-83）：九 ku：糾 kiu。優 u：幼 iu。否 pu：謬 iu。

按此說以《韻鏡》四等韻的〈幽〉與三等韻的 C 類〈尤〉比之於重紐的 A1 類與 B1 類，統觀《韻鏡》43 轉，似乎祇有第 37 轉〈侯尤幽〉才會如斯安排。再考諸上古〈幽部〉中古的組合，還可見〈幽韻〉如果是重紐三等紐，或至少是其中的 A2 類，統觀「詩韻」31 部亦無 A1 或 A2 與 C 類三等韻的組合。如果定〈幽韻〉為四等，則上古〈幽部〉又並見一組〈蕭四〉。也是「詩韻」31 部另無此一組合的。

查〈上古音韻表〉的〈幽部〉中古〈幽韻〉祇有喉牙唇字，其中古〈蕭四〉主要是舌齒字，另有牙音見母四字，喉音影母四字。如非又音則係諧聲相通。所以二韻可以合而為一組四等韻。問題是如果中古的〈幽韻〉確為四等或至少

是重紐的 $\hat{A}2$ 類，則《廣韻》的反切上字又何以會用一般的三等字呢？考諸上古音的中古三等韻 B2 類與 C 類同部也並見於〈之職蒸〉及〈魚鐸陽〉六部。又〈幽韻〉有〔穠〕字音精母子幽反。茲聲在〈之部〉的中古〈之韻〉。其切上字「子」見〈止韻〉即里切。中古的〈之止志〉也正是三等韻的 B2 類。故本處最合理的解釋為：

中古〈幽韻〉其實是 B2 類。《韻鏡》第 37 轉的三等已為〈尤 C〉佔用，故〈幽 B2〉移置四等。又雙唇音字於〈尤 C〉ju：變讀唇齒音，因其元音為長 u：。在〈幽 B2〉ju 者不變，則因其元音為短 u。中古〈簫四〉喉牙聲母的寥寥數字乃 ju 與 iu 的口語互換音位，或稱之為自由變體。此所以《韻鏡》雖貌似將〈幽 B2〉移置四等，但若無〈幽 A2〉的音位相互對比，此所謂〈幽 B2〉即使置於四等，其實並無不妥。否則《韻鏡》作者必會如第 26 轉之單以〈霄三 A〉而另起一轉。

《切韻》韻序以對比的元音相次。故〈尤 ju：三 C，侯 u：一，幽 u 四〉並列。如〈幽韻〉為三等韻 B2 類 ju。排列宜為〈侯 u：，尤 ju：，幽 ju〉。如果〈幽韻〉有 u 和 ju 兩類，則〈尤侯幽〉的韻序可以不改。精母是能見於四等的韻類，可惜〔穠〕的切上字用三等韻的「子」，不足以引〔穠〕字為四等韻類。

（十一）〈覺部〉：

ekw→*əkʷ→uk〈沃一〉，rekws→*rəkws→o:k〈覺二〉，
**jekws→*jəkws→ju:k〈屋三 C〉 **lekʷ→*ləkʷ→ik〈錫四〉。

按**l* 介音連接*ekw 韻母，會轉化韻尾的圓唇音素 w，並高化元音為 y。然後失落。故入中古四等的合口。相似的情況見圓唇**o* 元音的〈物部〉及〈文部〉可互證。本部〈錫四〉字不讀合口。〈卓部〉的〈錫四〉也有同樣情況，詳下文〈卓部〉。

（十二）〈中部〉：

engw→*əngw→uong〈冬一〉，rengws→*rəngws→o:ng〈江二〉，
**jengws→*jəngws→ju:ng〈東三 C〉。

〈幽覺中〉的中古〈冬韻〉一等及〈東韻〉三等近〈侵部〉，通〈蒸部〉

而與〈東韻〉一等及三等〈鍾韻〉大殊。是因為*ngw〈中〉與*em〈侵〉元音相同，*ngw韻尾的唇音字會變讀-m韻尾。例如中古嵐字從〈東三〉風聲而音〈覃韻〉盧含切發音*plengw→lâm。又〈侵韻〉邪母z-徐林切尋音的〔文風〕字。解「姓也。《姓苑》云：汝南人」。故*vlengw→zjem。可見來母複輔音有使*ngw讀如-m韻尾而後失落其前置聲母者（註：邪母上古音有*r及*v兩個來源。余書1985。頁272。）又徐林切之切下字用林，如當時尚有複輔音應讀如zljem。

至於*-ehw〈幽覺中〉通*-ohw〈之職蒸〉是因為e元音之接-hw韻尾而無介音*r或*j者，其圓唇成分*-w會使e圓唇化變讀o然後失落。如〈中部〉的中古一等冬字*tengw→tong。三等的字在w圓唇化e為o時，再在《切韻》時期之前由*j介音升高元音o為u始入〈東三〉，例如：終*tjengw→tjongw→tsjung。

*uh〈侯屋東〉與*ehw〈幽覺中〉元音及韻尾俱有不同，*-ehw的圓唇成分失落前也祇會使*e圓唇化變讀o而非為有較高舌位的u，兩系當然不相往來。

按*j介音不使*u上升而是下移為元音o，因u元音的舌位已係至高，故祇能下移。這是物極必反的道理。長元音â：，e：及o：相對的短元音â，ə，o的舌位所以俱上移。是因為舌位仍有上升空間，而高舌位的長元音i和u，兩者相對的短元音i及u的舌位已升無可升，則必需下降。

*ehw之元音讀如o或uo，如上舉的嵐字。故〈之職蒸〉，〈侵緝〉與〈幽覺中〉三系是相近而遠於〈侯屋東〉的。〈中部〉的圓唇舌根音韻尾影響展唇*e元音為圓唇元音o後失落時，中古無介音的韻類成爲〈冬〉一等，有*r介音的韻類成爲〈江〉二等，有*j介音的韻類成爲〈東〉三等。中古之前〈東部〉與〈中部〉是涇渭分明的。

（十三）「詩韻」的〈宵藥〉兩部可分之為〈**â元音的〈豪，沃〉和**i元音的〈宵，卓〉四部。

〈豪部〉：**âhw→âu〈豪一〉，**râhw→eu〈肴二〉，**jâhw→jâu^〈宵三 B1〉。

〈宵部〉：**ihws→iâhws→i：u→iâu^〈宵三 A1〉，**ihw→iâhw→iu^〈蕭四〉。

《詩》韻〈宵部〉的中古韻類祇有五個，但同時出現一等及四等，又有中

古〈宵韻〉重紐 A1 與 B1 兩類的喉牙唇字，其諧聲亦大體分爲兩系。加上也是*i元音收唇音韻尾的〈估添〉兩部（註：余迺永 1980。頁 392-409。又頁 568-572。已將之二分。董氏〈表〉頁 84-86。又頁 106-112。有此說而未二分。）故《詩》韻實爲 35 部。

中古的 A1 類及四等來自上古展唇高元音，故本部於諧聲時代宜另出**â元音的〈豪部〉，以別於**i元音的〈宵部〉。

（十四）〈沃部〉：

âkw→uk〈沃一〉，râkws→o:k〈覺二〉，

**jâkws→*juâk→jâ:k〈藥三 C〉

〈卓部〉：〔**ikws→*iâkws→u:k〈屋一〉或**ikws→*iâkws→â:k〈鐸一〉〕，

**ikw→*iâkw→ik^〈錫四〉。

〈藥部〉有三個一等，〈沃一〉近〈幽覺中〉的〈覺部〉，而〈屋一〉近〈侯屋東〉的〈屋部〉。上古音〈東〉與〈中〉兩系大殊。故本部宜分兩組。〈鐸一〉是〈鐸部〉的中古韻類。此處〈藥部〉一等而兼有中古〈冬韻〉的入聲〈沃〉和〈東韻〉的入聲〈屋〉。不由想起江有誥之謂：「〈東〉每與〈陽〉通，〈冬〉每與〈蒸，侵〉合，此〈東，冬〉之界限也」。可見本部的〈鐸一〉近〈屋一〉而遠於〈沃一〉。今分之爲〈沃部〉與〈卓部〉，兩部又音及諧聲經已融合，故難以如上文〈幽部〉的合口可複歸〈侯部〉及〈羸部〉。至於何以〈屋一〉近於〈鐸部〉。還可參照《老子》及漢代之後成篇的《淮南子》，《陸賈新語》等書，其中頗多〈東〉與〈陽〉互押之例。本部的〈屋一〉與〈藥三 C〉同組固不足爲奇，亦足以見〈藥部〉與〈覺部〉及〈鐸部〉的分界。問題反而是本部〈鐸一〉及〈藥三 C〉的字中古何以讀開口而非合口？

按現代閩語的〈東韻〉ung有再變âng的音例（李先生 2012。頁 156）。故〈藥三 C〉字可於中古讀開口。*âk〈鐸一〉同理。中古〈鐸〉與〈藥〉關係如同韻之一等與三等也。又本部的〈屋一〉與〈鐸一〉的關係，可視爲《切韻》書中並錄由*âkw變讀uâk時，口語有讀如âk或uk的兩個自由變體，故原係三等重紐 A1 類，一等與四等不相牟也。

(十五) 〈侯部〉：

u^hs→u：〈侯一〉，ru^h→eu〈肴二〉，**ju^h→jo→juo[^]〈虞三 C〉。

(十六) 〈屋部〉：

uks→u：k〈屋一〉，ruks→o：k〈覺二〉，**juk→juk〈燭三 C〉。

(十七) 〈東部〉：

**ungs→u：ng〈東一〉，*rungs→o：ng〈江二〉，

**jung→jong→juong[^]〈鍾三 C〉。

按「詩韻」的〈侯部〉無中古二等韻，而實質此部諧聲如戊，卯，孚等字尙在〈幽部〉的所謂合口〈侯一〉及〈虞三 C〉與其開口〈肴韻〉。至於〈幽部〉及〈侯部〉的中古二等並入於〈肴韻〉，當由*r 央化*u 元音，致 ru^h 變爲 eu 之故。*r 介音央化元音後失落較早，故不會影響元音的長度。上古〈東〉與〈中〉兩部的中古二等韻類也因此融合於《切韻》的 ong〈江二〉。又〈虞三 C〉及〈鍾三 C〉的單元音 o 在《切韻》複元音化而爲 uo 是時音位的補償而非*-s 韻尾後加的失落。

〈東部〉與〈中部〉的*r 介音系列同入中古的〈江韻〉。故〈中部〉的夬聲《廣韻》音〈江韻〉下江切，但同音的洸字又音〈冬韻〉戶冬切及〈東韻〉一等戶公切。遂兼涉於上古積不相容的一等〈東〉與〈冬〉二者。

李先生論〈東，冬，屋，沃之上古音〉困惑於〈江韻〉降字四次與〈中部〉的〈東三〉及〈冬一〉諸字押韻，但從夬聲的字卻兼見〈江二，冬一，東一及東三〉，甚至讀-m 韻尾（註：李先生書頁 46。）。足見「詩韻」分部必尋其分的舊法，施之於諧聲早不能通，故必須循音系架構始定其分，然後再視其諧聲之雜沓以明其變。上古音研究的治學觀點如若不改，則再難別開新面。

(十八) 〈歌部〉：

開口：**ârs→â：〈歌一〉，**rârs→*râ→e：〈麻二〉，

jârs→*jâr→je：〈麻三 B2〉，jâ^h→*jâr→je[^]〈支三 B1〉。

〈戈部〉：〈歌部〉中古合口的舌齒字，在諧聲時代乃*u 元音韻類：

urs→*uâr→uâ：〈戈一〉，rurs→*ruârs→ue：〈麻二〉，

****juh̄**→***juâr**→**jue[^]**〈支三 B1〉。

(十九) 〈祭部〉：

「詩韻」*â 元音的〈祭月元部〉三部的合口圓唇舌齒字來自諧聲時代的**u 元音韻類，故訂之爲〈稅月元〉三部，對比於開口之〈祭薛仙〉三部可也。又本部尚有另一組由諧聲時代**i 元音分裂而來的*iâ 韻類。二者諧聲也可分成兩派（註：董氏〈表〉頁 95-104），於「詩韻」時已不能分。

1. 開口：****âls**→**â:l**〈泰一〉，****râls**→**e:l**〈夬二〉，****jâl**→**jâi**〈祭三 B1〉，****jâls**→**jâ:i**〈廢三 D〉。

合口：****Kwâls**→**uâ:l**〈泰一〉，****Kwrâls**→**ue:l**〈夬二〉，****Kwjâl**→**juâl**〈祭三 B1〉，****Kwjâls**→**juâ:i**〈廢三 D〉。

2. 開口：****râl**→**ei**〈怪二〉，***iâl**→**iâi**〈祭三 A1〉，***liâl**→**iel**→**i**〈霽四〉。

合口：****Kwriâl**→**uei**〈怪二〉，****Kwiâl**→**iuâi[^]**〈祭三 A1〉，****Kwliâl**→**iue**→**y**〈霽四〉。

〈稅部〉：***uâls**→**uâ:l**〈泰一 T〉，***ruâls**→**ue:l**〈夬二 T〉，***ruâr**→**uei**〈怪二 T〉，***juâl**→**juâi**〈祭三 B1〉。

〈祭月元〉三部有兩個中古二等和同部出現三等的 A1, B1 及 D 類與四等韻，有足夠條件顯示「詩韻」本部有兩組來自諧聲時代的韻類。再看〈祭月元〉三部開合口的第二組中古二等〈怪二〉，〈黠二〉及〈山二〉諸韻，主要並見於*i 元音的〈脂質真〉三部。也有部份在〈微物文〉。所以本部的第二組字來自諧聲時代的**il 元音韻類，至「詩韻」已分裂爲*iâl。《切韻》時收*-l 韻尾的韻類尚餘〈祭泰夬廢〉四韻置於去聲，而入聲*ld 與陽聲*nd〔註〕早經轉變爲收-t 與收-n 尾而混雜於〈黠二〉及。〈山二〉諸韻類。

(二十) 〈薛部〉：

1. 開口：****âts**→**â:t**〈曷一〉，****râts**→**e:t**〈鎋二〉，****jât**→**jât**〈薛三 B1〉，****jâts**→***jâ:t**〈月三 D〉。

合口：****Kwâts**→**uâ:t**〈曷一〉，****Kwrâts**→**ue:t**〈鎋二〉，****Kwjât**→**juât**〈薛三 B1〉，****Kwjâts**→***juâ:t**〈月三 D〉。

2. 開口：****rât**→**et**〈黠二〉，***iât**→**iât**〈薛三 A1〉，***iât**→**iet**→**it[^]**〈屑四〉。

合口：*Kwriât→et〈黠二〉，*Kwiât→iuât〈薛三 A1〉，*Kwliât→liuet→yt[^]〈屑四〉。

〈月部〉：

ut→uât〈末一 T〉，ruts→*ruâts→ue:t〈鐸二〉，
juts→juât〈薛三 B1〉，juts→juâ:t〈月三 D〉。

(二十一) 〈仙部〉：

1. 開口：**âns→â:n〈寒一〉，**râns→e:n〈刪二〉，**jân→jân〈仙三 B1〉，
**jâns→jâ:n〈元三 D〉。

合口：**Kwâns→uâ:n〈寒一〉，**Kwrâns→ue:n〈刪二〉，**Kwjân→juân
〈仙三 B1〉，**Kwjâns→juâ:n〈元三 D〉。

2. 開口：**riân→en〈山二〉 *iân→iân〈仙三 A1〉，*liân→ien→in〈先四〉。

合口：**Kwrin→*Kwriân→uen〈山二〉，*Kwiân→yân〈仙三 A1〉，*Kwliân
→Kwien→yn〈先四〉。

〈元部〉：

uns→uâ:n〈桓一 T〉，runs→*ruân→ue:n〈刪二〉，
jun→juân〈仙三 B1〉，juns→juâ:n〈元三 D〉。

〈薛部〉中古的〈薛三 A1〉開口無字。〈仙部〉中古的〈仙三 A1〉開口祇有見母甄，齏，鄧及溪母遣，縑，譴等字可與同部〈仙三 B1〉的喉牙字音位空缺互補。又璽字《說文》從西聲，西聲在〈脂部〉，其陽聲宜在〈真部〉。考中古長元音 i:n 韻類循音變規律應分裂為 iân〈仙三 A1〉，i:t 應分裂為 iât〈薛 A1〉。惟其元音 â 可能受舌尖音韻尾影響而向高向前移為 e，於是成爲 ien〈真三 A1〉及 iet〈質三 A1〉。也可能是舌尖音韻尾與舌根音韻尾。

(二十二) 〈微部〉的開口與合口於諧聲時期應分為〈哈部〉，〈微部〉及〈火部〉：

〈哈部〉：**el→*əi→âi〈哈一〉，**rel→*rei→ei〈皆二〉，**jels→*jei
→je:i〈微三 D〉，

jəls→jə:i→iəi〈脂三 A1〉，jel→*jəi→jei〈脂三 B1〉。

按〈微部〉與〈脂部〉諧聲每多糾葛。清人王念孫自〈脂部〉分出〈至部〉，

江有誥已未之信。王力於《清華學報》第 13 卷 3 期再分〈脂部〉諧聲與〈至部〉合併，餘者稱爲〈微部〉。爲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所承用，今驗之以音系架構，仍多可議之處。詳下文。〈哈部〉的中古重紐〈脂三 A1〉祇有黓，〔上從雨，下從覞〕兩字，黓字〈廣韻——至韻〉虛器切又〈怪韻〉許介切及〈黠韻〉莫八切。曉母與明母諧聲，很可能是上古的通鼻音*^hhm-，〈哈部〉的中古〈怪二〉已收黓字。〔上從雨，下從覞〕字宜入〈脂部〉的〈脂三 A1〉，依《說文》讀若欵即在中古〈微三 D〉。〈哈部〉的中古〈脂三 A1/T〉舌齒字源自 B1 及 D 兩類三等韻，非上古所本有。又〈哈部〉的合口已混同於今分之〈微部〉。

〈微部〉合口於諧聲時期仍稱收*-l 尾者爲〈微部〉，並分收*-r 尾者爲〈火部〉：

1. 〈微部〉：**ol→*uəl→uâi 〈灰一 T〉，**rol→*ruəl→ui→uei 〈皆二〉，**jol→*juæi→jui→juei 〈脂三 B1/T〉，**jols→*juəls→jue : i 〈微三 D〉。

〈微部〉中古合口有重紐〈至三 A1〉界，算，痺，鼻，寐，睢等字及睢字的又音見〈脂三 A1〉，董表 p. 212 併入同部的〈脂三 B1〉，可視爲音變過程中，某些去聲字的輔音性 j 介音元音化而爲 i 者。

2. 〈火部〉：**ors→*uər→uâ : 〈戈一 T〉，**jo^hhr→*juər→jue 〈支三 B1/T〉。

(二十三) 〈物部〉的開合口於諧聲時期應名爲〈迄部〉及〈物部〉：

〈迄部〉：**ets→*əts→â : t 〈沒一〉，**ret→*rət→et 〈黠二〉，
**jets→*jəts→je : t 〈迄三 D〉，
jet→*jət→jet 〈質三 B1〉，lət→*lit→it 〈屑四〉。

按周師〈上古音韻表〉的〈物部〉中古開口〈質三 Â1〉祇有照母鑽字及從母嫉字，依諧聲及《廣韻》的反切宜復歸〈質部〉中古的〈質三 Â1〉韻母作-iet。不應在此。又〈物部〉的〈屑四〉開口有齧，戾，饗，繭四字。合口有批，瞞二字，兩處皆來自高本漢書的「詩韻」，爲董表所不取。〈迄部〉的合口已混同於今分之〈物部〉。

〈物部〉合口於諧聲時期乃**o 元音韻類，仍稱之爲〈物部〉：

ots→*uets→uâ : t 〈沒一 T〉，rot→*ruət→ut→uet 〈黠二 T〉，
**jots→*juets→jue : t 〈物三 D〉 **jot→*juət→jut→juet 〈質三 B1/T〉，

****lot→*luət→yt** 〈屑四〉。

按周師〈上古音韻表〉的〈物部〉中古合口〈術三 A1〉的喉牙唇音祇有況必切曉母獮字。依諧聲及《廣韻》的反切均宜復歸〈質部〉中古的〈術三 A1〉曉母作(xiuet)。不應在此。其中古併入 A1 類的舌齒字於上古原屬〈質三 B1/T〉類。

(二十四) 〈文部〉的開口於諧聲時期應名為〈欣部〉：

****en→*ən→ân** 〈痕一〉，****ren→*rən→en** 〈山二〉，

****jens→*jəns→je:n** 〈欣三 D〉。

****jen→*jən→jen** 〈真三 B1〉，****lən→in** 〈先四〉。

按周師〈上古音韻表〉的〈文部〉中古開口〈真三 A1〉及〈臻三 A1〉祇有影母字，依堊聲及《廣韻》的〈真韻〉於真切宜復歸〈真部〉中古的〈真三 A1〉(-ien)。不應在此。〈欣部〉中古併入 A1 類的舌齒字於上古原歸入同部的〈真三 B1〉類。

〈欣部〉的中古〈先四〉開口字應改入〈真部〉中古〈先四〉的開口。因為〈欣部〉開口〈先四〉的溪母 $k\hat{h}$ -狠字已見一等的〈痕韻〉及〈魂韻〉。其舌齒字則集中在上聲〈銑韻〉及去聲〈霰韻〉的齒音字，而〈真部〉中古上聲〈銑韻〉祇有定母 d-的沚字，去聲〈霰韻〉的齒音祇有清母 $t\hat{sh}$ -的茜字。音位足以互補。

《詩》韻〈文部〉中古合口的〈先四〉圓唇舌齒聲母如殿澱洵薦梲等字，李先生〈上古音研究〉既擬〈微物文〉系為央元音 $*ə$ 韻類，故認為這些舌齒音的合口字都是後起的（李先生書 2012 年頁 141）。實則〈微物文〉系以來自圓唇元音的韻類為主，其圓唇舌齒字比〈祭月元〉系者祇有過之而無不及。《詩》韻的〈祭〉系可以由 $*\hat{a}$ 及 $**u \rightarrow *u\hat{a}$ 兩個元音合成，則〈微〉系也原有 $*e$ 及 $**o \rightarrow *ue$ 兩個元音，更能體現上古音系。

至於〈文部〉的圓唇舌齒聲母如殿澱洵薦梲等字在中古〈先四〉而非〈真三 B1〉。很可能是舌齒聲母促使韻母 jei 的元音高化為 i ，於是排斥輔音性的 j 介音而為四等韻類。例如中古〈霰三〉堂練切的定母殿字及在甸切的澄母薦字：

殿*djen〈真三 B1〉→din〈先四〉。荐*dzjen〈真三 B1〉→dzin。

〈欣部〉中古〈臻三 A1〉開口所臻切疏母的駢，旣，詵，侏，旣諸字也宜改入〈真部〉。因為促使*s-心母捲舌化成為疏母的*r 介音很可能央化元音*i 爲*e，於是由〈真部〉的中古〈臻三 A1〉而變入《詩》韻〈文部〉的中古〈臻三 B1〉。例如所臻切的疏母旣字*sri:n〈臻三 A1〉→sjen〈臻三 B1〉。又〈欣部〉的合口已混同於今分之〈文部〉。

〈文部〉合口於諧聲時期應仍稱之爲〈文部〉：

on→*uən→uân〈魂一 T〉，ron→*ruən→uen〈山二〉，

jons→*juəns→jue:n〈文三 D/T〉，jon→*juən→juen〈真三 B1/T〉。

**lon→*luən→yn〈先四〉。

按周師〈上古音韻表〉的〈文部〉中古合口〈諄三 A1〉，依《廣韻》及《韻鏡》宜入開口〈真韻〉。又此處所謂之〈諄三 A1〉（《廣韻》俱在開口〈真韻〉）有彌鄰切明母民字及其上聲〈準韻〉（《廣韻》俱在開口〈軫韻〉）武盡切有泯字，乃據高本漢《修訂漢文典》而來。又民，泯二字與〈真三 B1〉諧民聲的武巾切明母岷字及其上聲〈軫韻〉眉殞切的愍字成爲重紐。惟民聲原見〈真部〉開口，依諧聲及《廣韻》的反切應移入〈真部〉的中古〈真三 A1〉，不應在此。故爲董表所不取。再看《韻鏡》外轉第十七開的〈真韻〉，還會見到重紐三等的幫母彬字和並母貧字俱在上古〈文部〉，而與之對比的重紐四等幫母賓字和並母頻字則俱在上古〈真部〉。俱足證民，泯二字原在上古的〈真部〉。

（二十五）〈脂部〉：

開口：**ril→ei〈皆二〉 **ils→*i:l→iei〈脂三 A1〉。

**il→i〈齊四〉 **jəl→jei。〈脂三 B1〉。

合口：**Kwils→*Kwi:l→iuei〈脂三 A1〉，

Kwjəd→juei〈脂三 B1〉，Kwil→y〈齊四〉。

〈爾部〉：開口：**ihs→*i:l→ie^〈支三 Â1〉，**ih→*lir→i〈齊四〉。

「詩韻」的〈脂部〉開口有中古分入〈脂〉系與〈支〉系的韻組。歸〈脂〉系者爲，〈皆二〉及〈脂三 A1〉。歸〈支〉系的是〈佳二〉，〈支三 A1〉及

〈齊四〉。從諧聲看，〈齊四〉共通兩組。又〈佳二〉，〈支三 A1〉及〈齊四〉在諧聲時期原收** \hat{h} 舌根音韻尾，「詩韻」年代* \hat{h} 失落，故能與收舌尖音*-l 韻尾的〈脂部〉字諧聲及押韻。

上古爲展唇高元音**i 的〈脂部〉，其中古韻類應無重紐的〈脂三 B1〉。因展唇高元音排斥 j 介音之故，已詳上文 D. (3)。但《廣韻》及《韻鏡》的重紐收字確是如此。今查〈上古音韻表〉可知〈脂部〉中古開口〈脂三 B1〉應移歸本文新分〈哈部〉的〈脂三 B1〉，即原是《詩》韻〈微部〉的開口韻類。此前賢分韻未精而有賴於音系推移以爲驗測者。

至於合口的〈脂三 B1〉則出現群母 g-重紐殘，駭，夔諸字對比於 A1 類的葵諸字。但《廣韻》重紐兩組並音渠追切，按《切二》音渠惟反。惟字乃四等獨有之喻母，又《集韻》改用重紐四等的龜字音渠龜切。驗之《韻鏡》的〈脂韻〉群母也是出現重紐的。

周師〈上古音韻表〉的〈脂部〉，其中古韻類〈佳二〉僅一從上古〈佳部〉此聲的柴字，柴字已見〈佳部〉之中古〈支三 A1〉。此當刪。又本部中古的〈支三 A1〉及〈齊四〉應獨立爲〈爾部〉。

〈脂質真〉三部合口也略有圓唇舌齒字，從諧聲及又音觀察，宜併入「詩韻」的〈微物文〉三部合口。大抵就展唇高元音*i 與中元音*e 二者相對而言。重紐 A 類近*i 元音的〈脂質真〉系，而 B 類近*e 元音的〈微物文〉系，「詩韻」的〈脂部〉與〈微部〉向來是每多糾葛的。

(二十六) 〈質部〉：

開口：**rit→et〈黠二〉，**its→*i:t→iet[^]〔〈質三 A1〉及〈櫛三 A1〉〕，
it→it〈屑四〉。jət→jet〈質三 B1〉

合口：**Kwrit→uet〈黠二〉，**Kwits→*Kwi:t→iuet〈術三 A1/T〉，
Kwjət→juet〈質三 B1〉，Kwlit→yt〈屑四〉。

按〈質部〉的中古開口〈質韻〉重紐 A1 類有彌畢切蜜字(miuet)，而 B1 類有密字(mjuet)音美筆切。二字諧聲同且同爲〈質韻〉明母 m-的對比重紐。是〈質部〉見又於中古的重紐最少對比。可證諧聲也不足以定重紐的分別。故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置密字入〈物部〉的中古〈質三 B1〉，正係就音系內部的架構而措置者(註：董文 1948 年頁 216)。

(二十七) 〈真部〉：

開口：**rin→en〈山二〉，**ins→*i:n→ien〔〈真三 A1〉，〈臻三 A1〉〕，
**in→in〈先四〉。

合口：**Kwins→*Kwi:n→iuen〈諄三 A1/T〉，**Kwin→yn〈先四〉。

總結〈脂〉系中古出現的重紐最少對比。有 1.〈脂部〉合口〈脂三 A1〉與〈脂三 B1〉的群母重紐。2.〈質部〉開口〈質三 A1〉與〈質三 B1〉的明母重紐。上古同部出現重紐者，尙有〈文部〉的中古〈真韻〉及〈軫韻〉的明母重紐。此類重紐 A1 與 B1 兩類諧聲相同，在同部的中古韻又爲最少對比，甚至同一字有重紐兩讀的，例如〈質韻〉宓字音彌畢切又美筆切。可見此乃音系內在之問題，並無辨義的作用。

漢語音系由上古 i, e, â, o, u 五元音變易爲中古五對長短元音，再由 i, u, o 三個變長的元音分裂爲複元音而成中古音系。《切韻》重紐的由來正源自上古長 i 元音的分裂，〈脂質真〉三部在**i 元音分裂爲 ie 之初，自會與有 j 介音的 e 元音〈微物文〉三部雜沓交錯，此所以根據諧聲尙勉強能差別兩部，《詩》韻則幾乎不分，如上舉周師〈表〉所記高本漢《修訂漢文典》諸例。故源於上古〈脂〉系與〈微〉系的中古重紐，自然遺留此種音位對比的現象。例如〈質部〉的中古三等〈質韻〉Â1 類和〈物部〉的中古三等〈質韻〉B1 類：

〈質部〉：**its→*i:t→iet〈質三 A1〉。

〈物部〉：**jet→*jet→T/iet〈質三 A1〉。G/jet〈質三 B1〉。

按〈物部〉*j 介音韻類的舌齒字 (T=acute initials 銳聲) 變讀〈質三 A1〉，而喉牙唇 (G=grave initials 鈍聲) 讀〈質三 B1〉。在變動的過程中，有些舌齒字的停留在 B1 類，如上文〈迄部〉的照母鑽字及從母嫉字，故能與〈迄部〉的〈質三 B1〉押韻。到中古就完全讀成〈質三 A1〉，反之喉牙唇字也是如此。

總之，〈微系〉字例無中古三等重紐 A1 類，〈脂系〉字與字例無中古三等重紐 B1 類。至《切韻》前兩系的舌齒字與喉牙唇字然後落實所歸，明乎此，則不會爲中古重紐在〈脂〉，〈微〉兩系的反向出現而大敢眩惑，甚者爲之一律擬音，更是不必。下文同是**e 元音韻類的〈緝部〉及〈侵部〉，尤其僅有一組影母作爲重紐的最少對比。

上古〈脂〉系與〈微〉系在中古韻類四等與三等之間的糾葛，還可援引應

用語言學常見的元音 i 與 e 互換情況作為解釋。略舉廣州話 ing 與 eng 的互換：

贏 jing (文) : jeng (白) 餅 ping (文) : peng (白) 釘 ting (文) : teng (白)
井 tsing (文) : tseng (白) 驚 king (文) : keng (白) 輕 h̄ing (文) : h̄eng (白)
命 ming (文) : meng (白) 聲 sing (文) : keng (白) 青 ts̄hing (文) : tsheng (白)

可算口語的自由變體，久經使用甚而祇知白讀，古人記音兼收並蓄之餘，不免於〈微〉系有中古四等，於〈脂〉系見中古三等 B1 類也。

(二十八) 〈緝部〉：

ep→*əp→âp 〈合一〉，rep→*rəp→ep 〈洽二〉，

**ips→*i : p→iəp 〈緝三 A1〉，

jep→*jəp→jep 〈緝三 B1〉，lep→*ləp→ip 〈怙四〉。

〈集部〉：**jops→*juəps→jâp 〈葉三 A1〉。

「詩韻」的〈緝部〉及。〈侵部〉的中古三等〈緝韻〉及〈侵韻〉有一對重紐韻類，再加另一組三等韻 A1 類。足以判斷來自諧聲時代的**e 及**o 兩個元音。

今訂原開口的韻類**ep 及**em 仍稱之為〈緝部〉及〈侵部〉。而來自**op 及**om 者，稱之為〈集部〉及〈風部〉，因為上古到中古的圓唇元音不會有舌齒字的四等韻，故以〈怙四〉歸〈緝部〉。「詩韻」**o 分裂為*ue 時，**op 韻類的字已大部分因唇音韻尾異化為*ep，〈葉三 A1〉祇有照母𪛗字及精母緝字而已。同樣的情況見於〈侵部〉。〈鹽三 A1〉也祇剩精系聲母的寥寥數字。

按中古〈緝韻〉及〈侵韻〉重紐祇有一對影母字。根據《廣韻》及《韻鏡》可知乃〈緝三 B1〉於汲切□jep 的邑字與〈緝三 A1〉伊入切□iep 的揖字。及〈侵三 B1〉於金切□jem 的音字與〈侵三 A1〉挹淫切□iem 的悒字。同樣的情況其實也見於周師定為三等韻 B2 類的〈之韻〉。查〈廣韻 — 之韻〉溪母 k̄h- 有去其切欺字又丘之切祛字，《韻鏡》內轉第八開也是以欺字列三等如重紐 B1 類，列祛字於四等如重紐 Â1 類的。尤其祛字用照母的之字作為切下字。中古重紐 B1 類的舌齒字是歸併入 A1 類的，中古〈之韻〉擬音為 ji，則欺字為 k̄hji，而祛字為 k̄hi。惟 i 元音在變長，尤其因變長而引致分裂為上升複元音 ie 或 iâ 時（此音節中的介音字 -i-，於中古音的聲母謂之喻母），會吞併或排斥前面輔音性的介音 -j-（於中古音的聲母謂之為母），故為如母無四等而喻母無

三等。

音系的內部證據如果要顯示重紐的最少對比，自然是喉牙音勝於唇音，因唇音會由元音的是否為圓唇引起開合口的定位問題，喉音較牙音尤佳是元音由喉直出，毋須牽動舌根。而喉音的影曉匣喻（包括喻三及喻四，喻三即為母）四母，其中的為母與喻母既有 i 元音的問題，則由喉塞音影母 ɰ —— 負責顯示重紐的最少對比，允為至佳選擇。音系內部證據的渾然天成，嘆觀止耳！

音位的最少對比每是音位歷史的殘餘及即將遞變的訊息。再舉廣州話的九調為例。現代廣州話九調中的入聲三調。中古的清濁聲母對應廣州話的陰陽調只要八調，何以入聲多了中入？原來廣州話的元音分長短也是溯源於中古音的，例如（→後的是廣州話）：

上入必字：〈廣韻 — 質韻〉幫母卑吉切 $\text{piet} \rightarrow \text{pit}$ ，廣州話讀
〔高調／第 5 度〕。

中入驚字：〈廣韻 — 薛韻〉幫母并列切 $\text{pi} : \text{t} \rightarrow \text{pit}$ ，廣州話讀
〔中調／第 3 度〕。

下入別字：〈廣韻 — 薛韻〉並母皮列切 $\text{bi} : \text{t} \rightarrow \text{pit}$ ，廣州話讀
〔低調／第 1 度〕。

下入泌字：〈廣韻 — 質韻〉並母毗必切 $\text{biet} \rightarrow \text{pât}$ ，廣州話讀
〔低調／第 1 度〕。

泌字又音〈廣韻 — 至韻〉並母兵媚切 $\text{bjei} \rightarrow \text{pei}$ ，廣州話讀陽去
〔低調／第 1 度〕。

必與驚同樣是中古的清輔音幫母 p- ，因來自中古短元音的〈質韻〉，故讀上入，而驚字源於中古長元音〈薛韻〉的清輔音幫母 p- ，則讀中入。同是中古長元音〈薛韻〉的濁輔音並母 b- 別字，廣州話讀〔低調／第 1 度〕。再看同是中古短元音〈質韻〉的濁輔音並母 b- 泌字，廣州話讀下入〔低調／第 1 度，音如弼。泌字《說文》解：「水俠流」。今仍為廣州話口語常用詞〕。可見中古長短元音的濁輔音在廣州話的下入也不能分。因為入聲三調不會在言語中同時出現，故向來是習爾不察，足見音位的最少對比是音系內部，非知音者不能明了的精密結構。

又 $-\text{ip}$ 〈葉〉與 $-\text{ep}$ 〈緝〉在口語常見的自由變體。例如《廣韻》褶字音〈緝韻〉是執切又〈怙韻〉徒協切，今廣州話尙有此二讀。

(二十九) 〈侵部〉：

開口：****em**→***əm**→**âm**〈覃一〉，****rem**→***rəm**→**rem**〈咸二〉，
****ims**→***i:m**→**iâm[^]**〈侵三 A1〉，****jem**→***jəm**→**jem**〈侵三 B1〉，
****lep**→**ip**〈添四〉。

〈風部〉：

開口：****joms**→***juəms**→**jâm[^]**〈鹽三 A1〉。
合口：****Pom**→***Puəm**→**Pung**〈東一〉，
****Pjom**→***pjuəm**→**Pjung**〈東三 C〉。

按「詩韻」的〈侵部〉合口〈東一〉與〈東三 C〉爲後起音變。由中古〈東一〉在〈東部〉，而〈東三 C〉入〈中部〉。〈東部〉與〈中部〉上古本大殊可知也。上古與展唇*e元音相對的圓唇元音爲*o，其中*op的唇音字在「詩韻」已幾不復存，*om韻類僅有的唇音字在中古之前異化韻尾之m變讀ng，並提升其o元音爲u，於是進入《切韻》的〈東韻〉。如風字。

(三十) 〈葉部〉：

開口：****âp**→**âp**〈盍一〉，****râp**→**e:p**〈狎二〉，
****jâp**→**jâp**〈葉三 B1〉，****jâps**→**jâ:p**〈業三 D〉，

〈帖部〉：

開口：****rip**→***riâp**→**ep**〈洽二〉，****ip**→***iâps**→***i:p**→**iâp**〈葉三 A1〉，
****ip**→***iâp**→**ip**〈帖四〉。
〈乏部〉：****pups**→**juâ:p**〈乏三 D〉。

按「詩韻」的〈葉談〉兩部有兩個中古二等和同部出現三等的A1, B1及D類與四等韻。從諧聲及又音也可知重四(即A1類)近四等，而D類近重三(即B1類)。有足夠條件顯示「詩韻」本部有兩組來自諧聲時代的韻類。中古的三等A1類(即重紐三等)和四等韻是一對展唇高元音i的韻類，故訂上古〈洽二〉，〈葉三 A1〉及〈帖四〉的元音爲*i，謂之〈帖部〉，其收陽聲韻尾者爲〈添部〉。

《詩韻》〈〈葉，談〉兩部諧聲及韻母皆可析別爲兩類，早見於黃季剛氏《制言》第八期〈談，添，盍，帖古分四部說〉。(又董氏〈表〉頁106-112。余迺永，1980。頁568-572，也已將之二分)。

(三十一) 〈談部〉：

開口：**âms→â：m〈談一〉，**râms→e：m〈銜二〉，
jâm→jâm〈鹽三 B1〉，jâms→jâ：m〈嚴三 D〉。

〈添部〉：

開口：**rim→*riâm→em〈咸二〉，**ims→*i：m→iâm〈鹽三 A1〉，
**im→*iâm→im〈添四〉。

〈凡部〉：**Pjums→Pjuâ：m〈凡三 D〉。

按《切韻》音系唇音開合不對比。此〈乏三 D〉及〈凡三 D〉兼且收與圓唇輔音 w 排斥的唇音韻尾。但《韻鏡》第 41 轉三等亦列〈凡，乏〉爲合口 juâm 及 juâp。唯一的解釋是此處音節中之 uâ 乃 *u 元音破裂爲 uâ 時，u 在音節中仍是元音而非介音，編韻者更使用唇音字作爲韻目以突顯其中撮唇之勢，到《韻鏡》時才逐漸轉化如合口。例如凡字 **bjum→*bjuâm→bjuâm。故今立 **u 元音的 **-um，**-up 〔凡，乏〕兩部。

七、諧聲上古音 54 部立說及其元音所以央化 至「詩韻」的 31 部

由 i，e，â，o，u 五個元音組成的諧聲上古音 54 部韻系分佈圖。粗字系列是由「詩韻」析出的諧聲韻部，已詳上文 E。又每組但列陰聲韻部的韻尾音標以省篇幅：（註：余迺永 1985 於原書是 41 部。並依今正。）

i		u	
-r〈爾〉，-l〈脂質真〉，**-v〈荔怙 添〉，**-h〈佳錫耕〉**-hw〈宵卓〉	**-r〈戈〉，**-l〈稅月元〉， **-p〈乏凡〉，**-h〈侯屋東〉		
e		o	
-l〈哈迄欣〉，-v〈隸緝侵〉， **-h〈之職蒸〉，**-hw〈幽覺中〉。	**-r〈火〉，**-l〈微物文〉， **-p〈集風〉，**-h〈姜謖夢〉，		
â			
-r〈歌〉，-l〈祭薛仙〉，*-v〈蓋葉談〉，*-h〈魚鐸陽〉，*-hw〈豪沃〉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hinese Final Phonological System: Problems Studied on Archaic Chinese Fifty-four Final System by Mr. Li Fang-Kuei who Reconstructs Proto Chinese Final System with Vowel *ə and Mr. Chou Fa-kao Who Researches on the Ancient Chinese Fan-ts'ie Doublets

Yu, Nae-wing*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ical rime tables such as 〈Yun-ching 韻鏡〉 or 〈Ch'i-yin-lueh 七音略〉, one table consisted of one to four divisions [等]. Each division settled in one rime of 〈chi-yun〉. The rimes in one to four divisions were pair-arranged in next table with the same rime group [攝]. This kind of rime pairing is double rimes [重韻].

One kind of rimes settled in number threes and number four divisions in which the consonant of bilabial did not change to labiodental. The consonants including velars and laryngeals in the same rime were Fan-ts'ie [反切] Doublets [重紐]. Double rimes and Fan-ts'ie Doublets can all help to study the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system. Scholars as such as Prof. Li Fan-kuei and Prof. Chou Fa-kao did not consider double rimes are comparable with Fan-ts'ie Doublets. Therefore, their studies can represent the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with Shih-ching riming very well, however, their studies can not represent

* Professor, the Chinese College of Canada

Pre-Archaic Chinese Phonological system with Xie-sheng phonetic compounding and Ch'ieh-Yun double rimes.

Key words: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Proto Chinese phonology, the Ch'ieh-Yun double rimes and Fan-t's'ie doublets in ancient rime table, the number of rimes in archaic Chinese

